



夫
中
回
首

光 中 回 首



TSZ SHAN
MONASTERY

W a l t e r

多 謝 你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李嘉誠' (Li Ka-shing),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extending from the end.

5 / 5 / 2 0 2 5

心

安

是

家

目錄

心安是家	2
第一章 慈山誠行	6
法如水	7
行動英雄——地藏菩薩	19
八仙嶺下的明珠	29
鶯啼谷口演不說之妙門	39
淨土無我也無畏	49
「我本是慈山寺第一名義工」	61
心靈的禮物	73
永恆的微笑	89
第二章 塵法分管 推動現代寺院管理	101
第三章 建築慈山	117
借鑒唐風融匯古今	118
三山三水與寺和合	133
觀音俯瞰清淨莊嚴	145
自然為師縱橫布局	157
第四章 弘法的承傳與創新	172
第五章 中國佛像的手印和持物	192
表法、象徵和復原	193
背景	196
佛陀	208
弟子	214
菩薩	230
思惟菩薩	244
結語	246
參考資料	247
銘謝	247

第一章 慈山誠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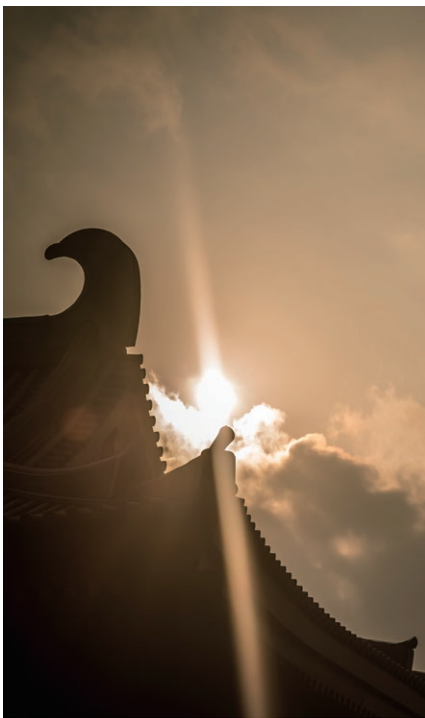


法如水

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什麼可以變？什麼不用變？

不分中西，奉獻與儀式是宗教重要的元素。

長久以來，供香與佛教有著強而深遠的聯繫。善男信女藉供香表達誠心與敬意，成為呈現信仰的宗教儀式。

歷史是根，未來要枝繁葉茂，現在的主幹應如何？慈山寺自念起以來，一直在承傳和開來中，尋找平衡宗教傳統及現代價值觀的弘法方式，探討和討論從未間斷。



大家在供香的問題辯論不少，有些意見只在乎從佛教界的「同」中，得到認同感。但李先生更著力於細微差別的闡釋，與如何能弘揚佛理的自生力。

《心王銘》云：「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

在慈山寺施工的期間，李先生每個月都親自考察進度。





某日，重陽節剛過，爭秋奪暑之際，看到炙熱下工作人員汗蒸難熬，李先生馬上囑託我要定時備好涼水，然後笑著跟我說：「Waler，要用Water啦！」

我當時只知道全力監督施工，不明白李先生另有所意。

然後李先生語重深長道：「現今社會講求環境保護、關注氣候變化等議題。慈山寺內縱有安全設施，但大量燒香仍存在一定的隱憂，若波及寺旁的一大片山林及棲息當中的動物，實為慢心之過。」

我和同事們深受啓發，頓時領悟。慈山寺為觀音道場，而且《普門品》有述，觀世音菩薩隨緣變現三十二應，除手持淨瓶、施灑淨水、清涼世界，其中更包括水月觀音的法身。觀音和水本就密不可分！

在佛教當中，供佛形式有很多種，以水供佛亦與佛理一脈相承，《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云：「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

今天慈山寺除了在重大法會時，由法師供香；來寺信眾皆以供水禮敬諸佛菩薩。就此，也成就了慈山寺的供水修持活動。



參學人士在普門兩側供水處盛水，經慈悲道持木鉢步行至觀音聖像前的千應處（銅製水盂），以水浴心，意應佛陀所教：「保有一顆清淨的心，勤修淨業，盡形壽受持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的戒律，並且深信罪福業報，不嫉妒別人，這才是真正以清淨的法水洗塵除垢。」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善信的供水亦會被回收作滋養寺內一草一木之用，成就循環，回饋自然。奉水靜心，環保護生，供佛致誠。



誠心持念的老婆婆

山裡有一個老婆婆誠心念六字大明咒，她每天念一升豆子數目。每念一句，豆子不必用手撥，就會自動跳到另一鉢裡。直到有一天，一位過路僧人發現老婆婆把「吽」念成「牛」，「唵嘛呢叭咪吽」變成「唵嘛呢叭咪牛」。僧人跟老婆婆說：「哎呀，是吽，不是牛！」

老婆婆趕緊改正過來。可是多年念習慣了，改口反而分心，怎麼唸都念不順，而且豆子也不跳了。學佛不在於形式，而是貴在真信與誠敬，一切唯心所造。



行動英雄

地藏菩薩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





行動缺乏信仰是盲目，信仰缺乏行動呢？

在中國，觀音、文殊、普賢及地藏菩薩，各自以「悲、智、行、願」的特質，被尊稱為四大菩薩。在這四大菩薩中，又以「地藏菩薩」及「觀音菩薩」與眾生特別接近。而地藏菩薩不但學習釋迦佛的精神，更結合了中國孝道精神，開展出一種身行救贖的思想。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云：「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如秘藏。」在佛經中，心常被譬喻成大地，因為大地可以安持一切、攝受一切、長養一切、蘊含一切善法寶藏。而具有如是功德的菩薩，名為「地藏菩薩」。地藏菩薩曾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在無量劫前，誓願令眾生安住，助其增長善法，方證菩提。

一般人都以為地藏菩薩的深心悲願只管地獄眾生，其實不然！這只是地藏菩薩度生的一面，地藏菩薩度生的本願，是要每個眾生不墮地獄。

一行禪師在《經王·法華經》一書中道：「地獄就存在於我們所處的社會中。」有苦難、有壓迫、有恐懼威脅的地方，就是地獄，生命缺乏依歸的人就是餓鬼。如何做人才可不墮地獄，是為真正的度眾生。假定不在現實人間化導世人斷惡修善，讓世人造惡墮入地獄，才用種種方法去救度他們，雖不失菩薩悲心，但已落於下乘。

有願而缺乏行動，就是有願無力並不圓滿。是故，地藏菩薩不只立大願，更身體力行，是行願等持具足的大菩薩。「慈」是與眾生樂；「悲」是拔眾生苦。





復以智慧和善巧先導，破除執著與修行路上的牽絆，契理契機的以行滿願、實踐信念。這種願與力的結合，即為「願力」。

某年盂蘭法會，李先生來寺上香，並出席孟蘭供僧。在法會開始前，先步往地藏殿參拜。他在途中談道：「地藏菩薩可以算是行動力十足的Action Hero（行動英雄）。」

在地藏殿門前，李先生感慨的對我說起地藏精神。

「有能力者行有餘力，應對世間的不幸及苦難，承擔更多關懷的責任。地藏精神結合能力、願力及行動力，是菩提的核心。」

我還未來得及點頭，李先生已步進殿內，端坐合掌，隨法師一起誦經。

能者面對問題，答案總是行動。他不去想，要不要做？要承擔還是不承擔？他思考的是如何做？心中早有方向，不猶疑。

信仰缺乏行動是空虛！



磨磚成鏡

馬祖禪師整日坐禪，他的老師懷讓禪師問他：「你在這裡做什麼？」馬祖答：「坐禪！」

懷讓禪師問：「為什麼要坐禪？」馬祖便回答說：「想成佛。」

懷讓禪師聽了，拿起一塊磚頭在石頭上磨。馬祖見了，好奇的問：「為什麼要磨磚？」懷讓禪師答：「磨磚成鏡啊！」

馬祖覺得很可笑：「磚頭怎麼能磨成鏡子？」

懷讓禪師反問他：「哦！磨磚不能作鏡，打坐又怎麼能成佛呢？」馬祖問：「那要怎樣做才好呢？」

懷讓禪師開示：「你坐禪的目的是想成佛嗎？禪，不光是坐臥的形式而已；佛，沒有一成不變的形相。如果一直執著端坐的形相，就無法通達佛法的道理。」

· 出於《景德傳燈錄·卷五·南嶽懷讓禪師》
禪並非坐禪可得，佛也非定相，關鍵是領悟禪理，而不在于形式。



八仙嶺下的明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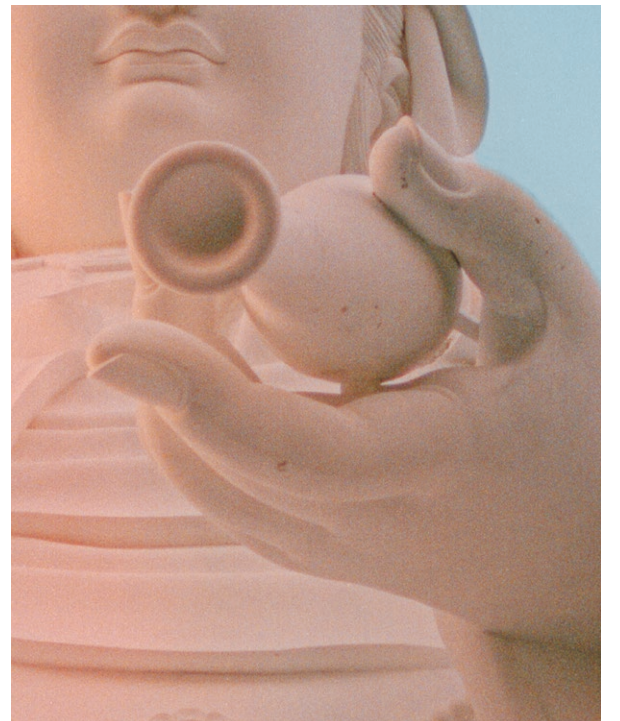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宋·茶陵郁禪師《悟道詩》



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但花不移、人常動，人
怎麼在生活中不被汙濁干擾？

活在二十一世紀，生活節奏緊張，有如精神
脫水，很難處理。每分每秒，不論是朋友還是陌
生人，皆就各式各樣的主題，提供意見和見解；
網路世界充斥著憤怒、愚蠢和膚淺的紛擾。



該怎樣在這混亂中尋找愛、失去、死亡、恐懼、孤獨與遺憾的意義呢？在脆弱中生存的關鍵信念又是什麼？

《六祖壇經·般若品》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尋兔角。」佛法講「出世」、「出離」，指引覺悟和個人「心靈」的覺悟，而這種覺悟離不開對世間事的觀照。

李嘉誠先生常常分享一則往事，當年他攜著年幼的李澤楷先生，晚飯後在深水灣高爾夫球會散步的時候，看到一個閃著綠光的球形物體，在空中徐徐飄入清溪。

李澤楷先生問：「爸爸，我們是不是見鬼了？」李嘉誠先生安慰兒子說：「心正不怕鬼！」腦海中同時泛起《指月錄》中佛陀和五方天王的問答：「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此珠所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

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

人生流轉中，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心內看不見的是什麼？







或是由此緣起，李先生提議慈山寺觀音聖像手持摩尼寶珠。《六祖壇經》云：「智慧觀照，內外明澈，識自本心……」意念明晰、洞澈本性、直見本心之禪要倚成在「空性」不執著的基礎上，而尋找的過程卻是一趟修行。宋·茶陵郁禪師《悟道詩》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明心見性，悟是明珠。



風動？幡動？

慧能來到廣州法性寺，住持印宗法師正在講授《涅槃經》。忽然一陣風吹，幡旗飄動。一個僧人說：「風動。」另一個僧人說：「幡動。」兩人爭論不已。慧能說：「二位不用爭論，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二位仁者的心在動。」

現象只是片面的存在，種種事相上的分別，完全是因為我們的起心動念。只有靜心自性才能悟，切勿執著於外相。

· 出於《六祖壇經》



鶯啼谷口演不說之妙門

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
白鵲、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
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

《佛說阿彌陀經》



觀音聖像有小鳥築巢，清潔人員應否驅趕？

蘇東坡在《東坡志林》裡記述，武陽君（蘇軾母親）不許家人傷害鳥類，所以鳥類和人們都很親近。他家裡「叢生滿庭，眾鳥巢其上」，媽媽愛栽花種樹更尊重生命，「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因而鳥不畏人。凡人之情，皆出於「仁」。「護生」一直是佛教的根本，萬物都具佛性，動物也如是，故仁者會像東坡的母親一樣，透過護念六道眾生來淨化人類的悲慈心。

慈山寺依山而建，綠樹環抱，眾緣和合，寺內及其周邊地區蔚成百鳥之家，不論長住短居、繁衍後代，還是枝頭高唱，寺中的花枝樓閣原來盡皆合宜。自二〇一八年直至二〇二二年底，慈山寺及周邊地區可見的鳥類數目及品種繁多，已由建寺地盤記錄到的四十多種增加至近八十種。

建寺初期，當園藝師修葺寺內四棵象徵四無量心之菩提樹時，才驚覺領角鴉貓頭鷹已早早建巢其中。寺內眾人皆喜，眾說紛紜，一說良禽真懂擇木而棲，認為鴉媽帶著新生雛鳥，隨這百歲靈木移居到寺。

一次，當我們以無人機檢查觀音聖像時，竟發現一群具有文豪情懷的小白腰雨燕，對「心安是吾家」有著更高層次的演繹——仰仗觀世音菩薩的慈蔭，牠們築巢於戶外觀音聖像髮髻之上，以確保雛燕的安全。

欣承觀音慈悲、祥和之心，無人機操作員也無兩難選擇，並在其後工作期間，均悄悄與鳥巢保持距離，靜待牠們冬季長遷。







李嘉誠先生聽到報告，特別高興說：「『自覺覺他』是生命中樸素的內涵，選擇以不『擾人』、自擾的態度，與自然和諧共生，此境此時誰得意？應是白雲深處坐禪人。」

從史丹福大學校園內的一頭藍色知更鳥，到慈山寺內的百鳥安居鳴頌，李嘉誠先生對自然之愛，以及對「無緣大慈」的體悟，屬以布施為本的捐獻文化，並在二元對立中，結合佛法悲智，身體力行，遁入不二法門，開拓未來。



鹿王本生

梵摩達王喜歡吃鹿肉，有一次，他帶人去狩獵，想把山林的鹿群一網打盡。鹿王知道了，便親自去向梵摩達王請命，請求不要消滅鹿群。鹿王提議每天可以貢獻一隻鹿給國王食用，這樣國王每天有鹿可以食用，也可讓鹿族延續，於是梵摩達王答應鹿王的要求。有一天，一隻懷有身孕的母鹿來拜見鹿王，請求先讓別隻鹿替代牠去送命，等牠生下小鹿之後再去受死。但鹿王不忍懷孕的母鹿被殺害，為了履行承諾，決定犧牲自己。

梵摩達王看到鹿王，疑惑的問：「為什麼今天獻供的是鹿王你自己呢？」鹿王說明緣由，梵摩達王說：「我是人間的王，竟然只為自己貪吃享樂，卻不替別人設想。我還不如鹿王，以仁慈的心去愛護牠的族群。」從此，國王下令保護這片森林，任何人都不准捕殺這裡的鹿。這就是印度「鹿野苑」得名的由來。

· 出於《六度集經卷三·一八》
環境破壞比個別捕殺，災難更大。護生比戒殺更積極。是以行動保護自然。



淨土無我也無畏

有慧無福德，羅漢應供薄。
有福無智慧，象身七寶絡。

《金光明經照解·卷一》



功德有沒有大小？如何才是功德？

《六祖壇經》是佛教禪宗六祖惠能說法、弟子法海集錄的一部經典。經內記載惠能一生得法、傳法的事跡，以及啓導弟子的言教，是研究禪宗思想淵源的重要依據。六祖曾以「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爲功德」，開示韋刺史福德與功德的道理。





在慈山寺是否設立功德箱一事上，李先生給我上了一堂管理學課。

慈山寺在對外開放之初，曾遵從一般寺院的慣常做法，於寺內大雄寶殿設立功德箱，以方便善信布施及供養三寶。但一次李先生來訪，途經大雄寶殿，突然發現殿內設有功德箱，認為這可能對到寺參學的人士，構成了無形的捐款壓力，便立即建議移除功德箱。

從李先生的角度來看，他設立了特別的基金架構，支持慈山永久運作，令其不需在財政和營運上戚戚汲汲。

寺內基礎設施的空間設計，均經巧思，旨在展現佛理中寧靜、澄然的深意，讓參學訪客能自在修持、思考與淬煉。功德主建議移除功德箱，我們面面相覷，不敢開言。這一遲疑，我們近觀了一堂MBA核心價值課。

無論領導者的風格如何，他們都可以對群體認同產生強大的影響——將「我」和「你」變成「我們」的力量。懶惰的領導人往往只會以地位之利來執行意志，但有效的變革型領導者，則更注重如何令管理品質產生更深遠影響。





好的領導者不會不顧一切將「原則」應用於人和情況上，更知道如何追求「原則」，以及如何感知它。

李先生見我們面有難色，便透過發問來了解我們在想什麼：「不是說功德和福德有具體分別嗎？設功德箱會不會是在多方面有所誤導？」

我們向李先生解釋，佛教寺院常設有功德箱，除讓善信踐行布施，護持寺院的運營和修行資糧之外，還是一種勤修福報的提醒。籠統來說，兩者分別是外德和內德的修為。惟在寺院設立功德箱與否的關鍵，應取決於設立者的發心。

若立功德箱是從檀越的角度出發，好讓善信能廣修六度萬行，成就大眾供佛齋僧與護持正法的福田，這樣的清淨發心，契合佛法「福慧雙修」的教示。

我如實向李先生反映不少虔誠善信的心聲，他們從各區遠道來寺，也知道慈山寺有李先生大力護持，但仍然期望追隨慈山寺，和李先生共行，同弘佛法！

當年李先生還沒有退休，依然是長和集團的主席，日理萬機的他要趕回公司，只簡短說：「容我仔細考量一下。」



車離開慈山寺還不到二十分鐘，我便接到李先生回電：「Walter，我設立基金會，看成是我的第三個兒子。本意是感籲有資源能力的人，以正確及高效率的方法，承擔更大的資金投放來優化慈行；為慈山寺設立獨立基金，讓法師學者，能安心、專心弘法也是出於此理。我建議把功德箱設於非當眼處，讓有心人因發心才去尋找功德箱，而不是『見箱解囊』。至於，所收集的善款將不納入慈山寺的帳戶，並全數撥捐有益社會的慈善團體，使更多社會大眾受惠。」

職場中，領導們不怕貫徹太少意志，最怕揣摩太多上意。李先生三分鐘內把他的考量軸心、思慮原委、可接受的幅度和建議完整清晰道出。大道至簡，萬事歸心。今天慈山寺除大雄寶殿的功德箱外，其他兩個功德箱均放置在不當眼處。「念念無滯」，是指這念心不要停留在任何境界上，就是《金剛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在傳統佛教界，功德為慧，為的就是要眾生一邊修福德，一邊修智慧，這就是所謂的開悟之道。



馬祖禪師施米

一位貧困的僧人來到馬祖禪師的寺院請求幫助。寺中衆人正在修行，修練為先，沒有人有空給他食物。馬祖禪師見狀，親自帶僧人到廚房。從倉庫取出一些米，放入僧人的袋子裡，說：「這些米希望你能讓你溫飽，當自己飽足時，希望你也能對他人伸出援手。」

· 出於《五燈會元》

通過實際行為來幫助他人，展現布施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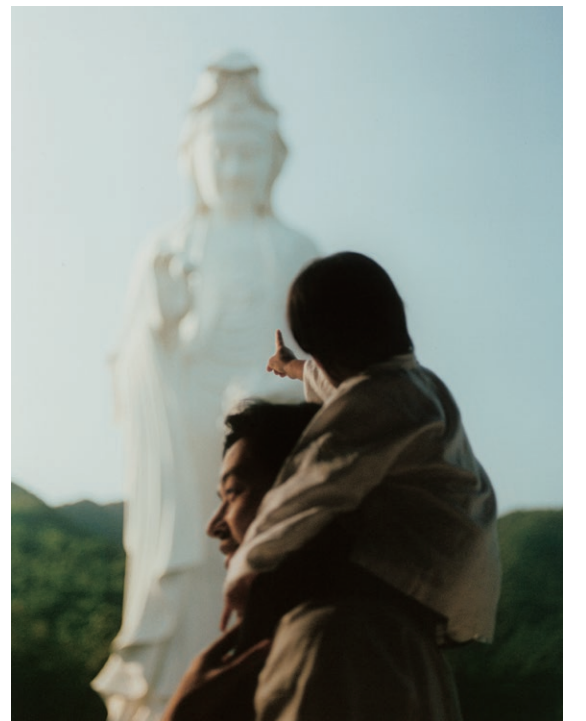


「我本是慈山寺第一名義工」

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寺廟不是一群建築，而是要修建什麼？
在佛教的修行中，精進是斷惡修善、到達彼岸的基石。而精進中的四力——勝解力（明白事理）、堅固力（堅韌不拔）、歡喜力（樂在其中）、暫止息力（適時休息）。再結合願力，則能成就行者明心見性，福慧溢增。助其在當下的正念中，理解過去，憧憬未來。



但精進的實踐，在混沌日常中很不容易。該怎樣「以出世之態度，做入世之事業」，與這個時代和世界息息相關。

李嘉誠基金會的座標一直是「萬變社會、不變承諾」和「建立自我、追求無我」，慈山寺也同樣以此為軸，在傳統弘法方式上，建立適應「此時、此地、此人」的人間佛教路向。除在建築設計承舊創新，開放寺院接引參學，以道場的寧靜環境，助大眾覓得心靈的靜悟，弘揚佛哲。

寺院更以法塵分管為制，確保弘法利生之志業及安僧辦道的傳統得到傳承及保障。

寺院中的工作屬「中樞神經系統」，義工團的相輔相成和撐持屬「周邊神經系統」。

慈山寺義工團的服務宗旨是通過「服務心」修持「善思」、「善生」法門。以慈山寺為橋樑，投入服務社會。這與基金會致力培育的奉獻文化，相互呼應。每次李先生來寺參學，均關懷及詢問寺院團隊的近況。

一次，得悉一名女義工，每回來寺需要先從港島柴灣乘地鐵到金鐘，再轉線到大埔墟改乘小巴，來回車程需時約四小時。李先生還未來得及反應，女義工已經興奮分享。







「我明年六十歲啦！可享有長者樂悠咭的福利了。何況，古德有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作為導賞員，能與參學人士建立連結，有機會踐行以境說法，自利利他，實屬難得。我每日在回寺路上，都會以此提醒自己。」

李先生深深感動，說：「時間是寶貴的禮物，『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李先生提醒我們，如何建構合理的義工制度與福利，是道德自覺。一切緣起中「未盡人意、未盡之處」總會太多。

慈山寺要為義工們賦權增能，使其福慧雙修，讓大家自信和快樂的貢獻社會，「善上加好」，這就是管理者精進的修持。

慈山寺為大眾提供的服務種類眾多，義工們可根據「自己所願、所長」，做出個人服務的選擇。在寺院協助日常運作的義工，多為非在職女性或退休人士居多，而在佛教藝術博物館中服務的，則以各界專業人士居多。至於在大型或外展活動中與寺院同行的，就主要以年輕義工為主。

今日，處於社會和文化變革最前沿的年輕人，往往希望從佛哲中尋找安寧和人生意義。



佛陀年少即有追求真理的覺悟，佛教關懷年

輕人，李先生亦關注及投放資源在青年工作，他說：「永不後悔」。慈山寺從開寺迄今，一直透過系統化的佛法教育與心靈輔導、佛教藝術、山林療癒、音樂、運動，以及種種恆常修持活動，與教育界和專業團體合作，以青年熟識之語言和興趣傳揚佛學，用佛法智慧作為心靈的導航。

「觀世音菩薩」這聖號中，「觀」是能觀的智慧；「世音」是所觀的境界。「菩薩」是覺悟的有情——有大道心的眾生。

李先生在慈山寺開光典禮曾致詞表示，佛慈

廣大，不擇眾生之細微。慈山寺在發展過程中得到許多信念不同的人盡心盡力的承擔，他們的精神內涵和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與香港精神的承傳相應，亦是我們香港故事的中流砥柱。對於能和每一位有心人一起弘揚佛法，李先生對這福份感刻至深。

寺廟最大功德是修建人心，發心化為行動造福社會。感恩功德主！



貧嫗施豆

一位貧窮的老婆婆，手捧乞討得來的大豆，來到國王的法會，被侍衛擋在場外。看見每個人都帶著美食美味供養三寶，她也渴望能布施一己所有。佛陀知道了老婆婆布施的心，運用神通力，變出數不清的大豆，放在齋會中所有食器內，每個人都可得到老婆婆的布施。

國王見到食器中竟然有大豆，斥責廚兵：「為什麼以這麼粗陋的食物來供養三寶？」

佛陀告訴國王：「這不是廚兵的過錯，是一位貧窮的老婆婆，她聽說國王辦無遮法會，寧可挨餓也要布施僅有的食物，卻被侍衛擋在門外。所以我用神通力，讓眾人都得她的供養，成就她的福德。」國王請佛陀開示。佛陀說：「國王辦齋會有大功德，老婆婆一無所有時，仍盡己所能布施，福德無量無邊。」

· 出於《眾經撰雜譬喻·卷上》
布施不取決於物質多寡，而在於行動與真誠的心。



心靈的禮物

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
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

《六祖法寶壇經·付囑品第十》



佛法的本質是什麼？「緣起無我」是解脫的起點。

《金剛經》云：「菩薩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教業力和輪迴的概念，讓弘法者在因緣和合的塵世中，有更長遠的眼光。



弟子雙手像 | 中國 北齊天保時期 (550-559)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記得慈山寺興建時，李先生常提及慈山寺不僅是一座建築物，亦要以實際行動去幫助遇到困苦的人。在會議中，他偶爾會把一些剪報給大家看。其中，一則是關於一位患有產後抑鬱症的年輕母親，抱著初生嬰兒輕生的新聞報導。李先生鼓勵大家在感嘆生命無常之餘，更要慈山寺秉持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之精神，體現業力。

二〇一五年四月，在李嘉誠基金會資助下，慈山寺正式成立「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成為香港首間以「佛法智慧結合輔導」的專業心靈輔導機構，陪伴迷失者找到方向。

一位中心服務使用者筆動傳誠：「姑娘幫到我、帶領我的東西，不能言喻，無以為報。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遇到了人生的老師，她的話語深刻的為我的人生帶來啟蒙。她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真心願意聽我說話的人。她看見我，也令我看見我看不到的自己。專業的心靈輔導為我帶來極大療癒力。這個轉變是一份禮物，重量大到可能連她也不知道。」

中心於二〇一九年相繼推出「生命善友計劃」，教育大眾提升對生命的關懷意識。



相關計劃總共培訓了超過五百位義工，為醫院、安老院、男女童院及懲教所等醫療及社福機構，提供恆常「社區心靈關顧」服務，以「生命滋養生命，以愛連繫社群」，為香港社會注入愛的能量。

一位癌症康復者，在經歷嚴重抑鬱後，由衷寫道：「感恩有這份因緣來到這裡遇上中心姑娘，學習慈悲，找到內在的自己，了知什麼是痛苦，令我感受到離苦得樂的喜悅，這種快樂是用錢也不能換回來的……很感恩上天安排了這段經歷，才能成就現在的我。我每一天都懷著感恩的心，每一天都感到很幸福、很有愛。只要相信自己、好好愛自己、好好覺察，愛是無處不在的。」

中心另一重點工作——「慈心計劃」，則是與十五所社福及醫療機構合作，在經濟上支援一些合資格而「有醫療及康復需要」的轉介個案病患者，以減輕他們在治療過程中的各種壓力。

有一位四歲的受助者，因出生時腦部缺氧而影響了認知能力、言語能力、活動能力和視力，故其日常生活皆需配備兒童輪椅。家裡缺乏資源去購買男孩所需的生活與訓練設施。幸得轉介機構與相關醫療部門相互協助，證實「購買大廳地台」有助增加男童活動空間，以便日常照顧，項目終於通過審批，讓男童獲得資助，解決生活所需。男孩外婆更熱情分享：「地台有足夠的空間，讓全家人坐在上面，與孩子一起收看电视，共度溫馨時刻！」

三年間，中心更透過該計劃，與全港不同地區的安老服務機構合作，加推「全港長者聽力測試及助聽器捐贈計劃」，為社區及院舍內一些合適而患有聽力障礙的長者，提供免費「到點」驗配及贈送助聽器服務。





「慈心計劃」成立以來從未暫停運作，二〇二三年起，更增設「照顧者短期緊急資助計劃」，為高危及長期病患人士照顧者給予資助，創造喘息空間，遂能繼續為患病家人，提供具質素的照顧。一位依靠兼職收入，獨力撫養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因受足底筋膜炎困擾而長期影響睡眠質素。縱然獲轉介至公立醫院物理治療，惟漫長的等候嚴重影響治療效果。失望加上足患未癒，使其身心備受壓力，家庭氣氛愈趨緊張。幸而「慈心計劃」令她能夠及早轉至私營診所接受物理治療，緩解身心痛楚及困擾，重拾照顧孩子的耐性和希望。「這筆資助不僅幫助了我，更幫助了我一家四口！」計劃受助者感言稱道。迄今為止，整個「慈心計劃」受惠人士超過一千人。

疫後，慈山寺隨即重啟與懲教署長期的合作計劃。

除與香港大學三方攜手，為戒毒者推出「青少年身心社靈療愈計劃」，期望結合佛教教義和實踐，給在囚戒毒人士推行戒毒綜合課程及研究，完善戒毒治療和復康服務。作毒海明燈，為迷者導航。寺院員工及義工，更先後到訪沙咀懲教所、羅湖懲教所及白沙灣懲教所，為每所進行每季四節之「情緒解碼課程」（註一），為在囚人（尤其青年）呈獻鼓勵和支持。釋放負面情緒，紓緩壓力與焦慮。復從困境中轉念，建立正向價值觀，重新投入社會。

其中，一位青年釋囚在刑滿出獄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分享慈山寺到牆內辦活動的經歷：「慈山寺的導師向每個人派一張紙，讓我們摺一種物件並解釋其背後的意義。而我用紙摺了一朵還未摺完的花。因為一朵未摺完的花，代表未來尚有許多可能性。未來縱不可知，但只要相信，美好的未來依然近在身邊。」



李嘉誠基金會倡導奉獻文化、推動教育發展、支持醫療科技進步。李先生無私建寺予眾參學、開辦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多年來，慈山寺內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均見「情與無情、同圓種智」的平等公允，以及對生命極致的尊重。上至寺內法會、各種佛學課程，與為青年人而設的弘法活動，下至免費提供鹹甜素包、飲品茶點，奉行素食主義護生，皆屬李先生以佛法誠心為大眾貢獻的實踐與行動。

李先生曾在《奉獻的藝術》一文中，類比范蠡與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兩人在扮演相同角色時，不同的人生座標設定，從而指出「有能力的人可以為社會服務，有奉獻心的人才可以帶動社會進步」的差別。受制於當時社會價值觀，范蠡只能以「無我」為外衣，追求「自我」；富蘭克林則能在持續開放與法治社會中「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對於佛教弟子來說，我們所有的有意行為都是基於業力，業力意味著行動。生命和存在都基於一種動態的「應無所住」，而得學習和修行，再形成習慣和模式，種下善良的因，並在未來結出果實。



有很多人說，慈山寺是李先生送給港人的一份禮物。慈山寺不僅是佔地約五十萬平方呎之實體空間，其根本作用更是為探求人心、圓滿人情。提供有沉澱和反思的心靈空間，去重整人生座標，覓得自在安樂。不只為心靈找到出路，也要在善良之路上找到理想的自己！

（註一：疫後，慈山寺與懲教署開設「情緒解碼課程」，正式成為一百二十位「更新伙伴」的一份子。）



金箔與慈悲

一個嚴寒的冬天，大雪已經下三天。有一個乞丐去敲榮西禪師的門，顫抖的說：「禪師，我的妻兒好幾天一粒米都沒吃，連日的大雪又使我舊病復發，請求你救救急！」

但寺裡沒有多餘的食物和錢財，要怎麼幫助他呢？榮西禪師想起有些塗裝佛像用的金箔，毫不猶豫給了他。弟子不滿，抗議說：「那些金箔是裝飾佛像的，怎麼能輕易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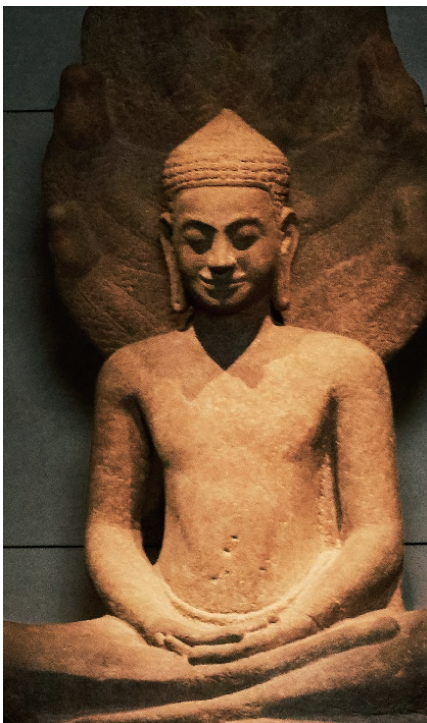
禪師平靜回答：「我尊敬佛陀才這麼做。」

弟子說：「把聖像金箔送人，還算尊敬佛陀嗎？」

禪師喝斥：「佛陀怎麼對待一切衆生的呢？佛陀累劫修道，為衆生捨血肉棄骨髓，在所不惜！你們只看到鑲金的佛像，怎麼看不到佛陀的心？」

· 出於《榮西禪師語錄》

外在物質和形式不是最重要，幫助他人，才是布施的本意。



永恆的微笑

問曰：「佛至尊重，何以故笑？」

答曰：「如大地，不以無事及小因緣而動；佛亦如是，若無事及小因緣則不笑，今大因緣故一切身笑。」

釋迦牟尼佛立像 |
犍陀羅 貴霜王朝 2-3 世紀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從玻璃鏡子可以看見自己的形貌，從藝術可以看見什麼？自己的靈魂！

慈山寺興建計劃始於二〇〇三年，歷逾十載，終於在二〇一五年落成，並以預約方式對外開放。眾所周知，慈山寺由李嘉誠先生發心興建，大家都期待著慈山寺的隆重慶典。惟經歷一年的開放，慈山寺開光的時間表依然尚無眉目。直至二〇一六年李先生提出要在慈山寺觀音聖像下設立一佛教藝術博物館，我才明白箇中原因。



「Walter：爲建立慈山寺，你陪我走訪了不少佛寺佛蹟。每一次，在讚嘆和敬畏其莊嚴背後，我內心亦對其在時代承傳進程中備嘗的蹉跎，感慨彌深。滄海桑田，佛教藝術交融各時各地的文化，卻又這麼的傷痕累累。慈山寺縱能爲參學者提供尋思的空間，但正如《維摩詰所說經》曾以『不可思議』形容諸佛菩薩覺悟的境地，與智慧、神通力之奧妙；佛法深廣如海，大眾需要有導航，方能生起正信，感受法益。我覺得佛教藝術的歷史視角能令有緣人爲之心動，或許是一種度人度己的方便法門。我希望你們即時開展籌劃，看看能否在兩年內完成。」

我和團隊面面相覷一陣子後，大膽提問：「請問李先生有很多藏品嗎？」

李先生搖頭說：「沒有太多。」

臨行前，他叮囑我們要先擬定哪些佛哲重點能通過藏品顯現，然後再開始收藏展品。

那次會議之後，我們先組建顧問團隊。感謝李玉珉教授、周功鑫教授、林秀玲女士、Dr. Susan Huntington、顏娟英教授、何培斌教授及李美賢女士等專業人士的悉心指導和支持，讓我們能按佛教的傳播路徑尋找到最合適的展品，成就一所以佛教藝術爲展覽主題的博物館及學術研討基地。



半跏思惟菩薩坐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



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



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



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



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



應以毘沙門身得度者即現毘沙門身而為說法



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



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



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



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



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



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



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



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



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



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稱之為施無畏者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即解頭眾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時觀世音菩薩不肯受之無盡意復白觀世音菩薩言仁者慈我等故受此瓔珞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當慈此無盡意菩薩及四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時觀世音菩薩慈諸四眾及於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世尊妙相具足我今重問彼佛子何因緣名為觀世音具足妙相尊偈答無盡意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弘誓深如海應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我為汝畧說聞名及見身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典藏號 2016.18），整體型態雕琢簡潔灑練。

李先生特別喜歡當中的數件展品，每每親訪時皆駐足細賞。相比其他館藏，源於河北北響堂山石窟的弟子雙手像（典藏號 2017.65）特別引起他的關注。此件作品雖僅存手掌部分與托捧著的蓋盒，但它印證了佛法所談及的無常與因緣。跨越千年的北齊皇家石窟寺，在時空輾轉下，造像流散各地。原屬於迦葉尊者的雙手像，又幾經漂泊，終重回寺院。如尊者般繼續傳承佛陀的教化，這大概亦是因緣的和合吧！

另一尊來自柬埔寨吳哥王朝時期的龍王護佛

在陽光明媚下舉行。

在佛陀靜謐的臉龐中，浮現一抹古意澹然的微笑，輕輕觸動著內心的情緒。佛陀的微笑彷彿展示面對生命的純真態度，帶領眾生重回正覺前夕的思惟時刻。提醒著我們，無論在什麼情境下，都別忘學習用笑容來面對，用最為平實開放的心態來接納一切事物，或許才是人生究竟的二法門。正如靈山上的拈花微笑，一切的深意早已隱含在佛陀的笑容中，佛像雖默然無語，卻依舊為各地、各個時代的人們帶來無盡的思辨。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慈山寺開光大典



釋迦牟尼佛立像 | 犍陀羅 貴霜王朝
3-4 世紀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龍王護佛坐像 | 柬埔寨 吉蔑王朝 12-13 世紀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弟子雙手像 | 中國 北齊天保時期 (550-559)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佛半身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嘉賓們敬佩李先生建寺注入的精神心血更甚於其投資的資金。在禮佛典禮結束、恭送嘉賓後，我看見李先生獨自靜坐於展館二樓的一角，凝視著「釋迦牟尼的微笑」——北齊青州佛半身像（典藏號 2018.59），一臉泰然的樣子。

我急步上前恭賀，告訴李先生多少嘉賓盛讚他功德無量。他向佛半身像合十，回頭微笑說：「建觀音寺一直是我和先父先母的期望。大夢初覺，對我而言慈山寺為誰而建，比由誰所建更為重要。」

慈山寺灌注了多少人的情感，但終究有天會否難逃成住壞空的命運。你看這尊佛的微笑，是否體現了《大智度論》中諸佛『今因大因緣故一切身笑』的典故？佛教藝術超越世俗成見，歷久不衰，與不同的時、地、人互動，溢發璀璨絢麗。佛像無聲卻具懾心之美，使觀者獲得心靈的靜謐，啟發歡喜心及恭敬心，契合佛法本懷，這才是永恆的功德無量。」

大千世界是一面鏡子，你對它微笑，它就對你微笑！因為有你的微笑，世界多一分美麗！



拈花微笑

佛陀在靈鷲山上對弟子們講解佛法，講到一半，他突然停下來，拈起一朵花。眾人看見佛陀的動作，不明所以，面面相覷；只有迦葉在這一瞬間露出微笑，這個微笑代表他明白了佛陀的心意。佛陀看見迦葉的微笑後，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教外別傳代表一對一，微笑代表師徒以心傳心。當時，佛陀也將袈裟和鉢傳給迦葉，這就是「衣鉢傳承」的典故。

· 出於《五燈會元·卷一·釋迦牟尼佛》
禪的妙道，語言與文字難以表現，乃藉由拈花微笑的弦外之音，來啟發眾生。



迦葉頭像 | 中國 明代 15 世紀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第二章 塵法分管

推動現代寺院管理

撰文者 陳劍鎧教授

據載香港佛教遠於南北朝時期便已傳入，迄今約有一千五百餘年，杯渡寺、靈渡寺以及凌雲寺即是知名的三大古刹，曾經傳授教法，有定期的坐禪跑香、修持念佛三昧、宣講佛法，以及會集諸山長老開壇傳戒等重要法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佛教存在的修持方式仍然是漢傳佛教傳統的農禪並重，其中從簡約樸質的靜修室發展成寺院的大嶼山茅蓬，例如頗負盛名的鹿湖精舍。

大嶼山的茅蓬後來發展至近一百座大大小小的精舍、寺院等，包括後來的寶蓮禪寺也是由大茅蓬發展而成的，於一九二五年開始傳戒，無數戒子在此受戒，殊勝無比，至今近百年，在教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影響所及，二戰之後，如寶林禪寺、大嶼山薑山觀音寺等叢林寺院亦陸續創建。



可見，佛教在香港的發展已有很長的一段歷史，而且近百年在英殖民統治之下，香港佛教吸收調和大陸內地及台灣、南洋的內涵，發展出不同的形態。慈山寺的創建也可視為其形態的一種特色表現。

近年香港佛教有兩座仿唐式建築寺院，一是位於九龍鑽石山的志蓮淨苑，由葦庵法師和覺一法師共同創立於一九三四年，直至一九八九年宏勳法師又展開重建工程。一是位於新界大埔洞梓的慈山寺。慈山寺自二〇一五年開放至今，接待的參學人士近兩百五十萬人次。

在慈山寺官網的首頁「認識慈山·緣起」，言簡意賅的指出寺院建設之由：「李（嘉誠）先生力求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業。鑑於世變日亟，市民之精神及生活壓力沉重，遂動念興建慈山寺，拓清幽道場，以弘揚正法，淨化人心，推動佛學教育，方便大眾修學建智，並開展慈濟善業，利樂社群。他相信，人人心中都藏有一顆智慧寶珠，惟其久被塵勞封鎖，只須洗淨煩惱，光芒便會遍照大千世界。慈山寺興建計劃自二〇〇三年起，歷逾十年，終告圓滿落成。」



「慈山寺以漢傳佛教為本，致力發揚觀音菩薩慈悲、智慧與承擔之精神。其土地購置、建設資金，以及經常費用皆由基金會奉獻，至今累計捐款已超過三十五億港元。自二〇一五年四月向公眾開放。」

慈山寺的建築規模莊嚴宏偉，布局設計巧妙，有全球最高戶外青銅觀音像，高七十六米，由五百八十噸青銅所鑄造。寺院的經理方式有二，一是僧人部分，包括生活、修學、行儀及弘法等部门；二是大眾部分，含佛教的信仰推廣及相關行政、教學體系。

自古以來，佛教僧團的管理是以戒律為準繩，佛陀為了僧團的和合安住、個人的修學有成，本持「非犯不制」與「隨犯隨制」原則，制定相應的戒律。「律」者，為規範僧團成員的言行舉止、生活用具、行為出處等共同生活的準則，屬於他律的外在形式。

一、寺院應具備什麼樣的職能？

二、寺院應當由什麼人來主持？

三、寺院應當以什麼方式經營？

寺院的管理應不離本位，首重弘法，宜使用種種方便設施來接引信眾；而弘法則須具備一定程度的修持成果，否則無法勝任其中重責大任。因此上述三個問題即指向三個目標，包括宗教師的修持成效、相應導向的寺院管理及信眾接引。

佛陀出世的目的是為教導眾生透過修行以獲得解脫，強調在日常生活中體證佛法，以去除種種煩惱為終極目的。中國傳統佛教非常重視修持成效，每個寺院皆有其道風，例如禪宗有禪宗的修持方式，淨土宗有淨土宗的修持要法，天台宗有天台宗的修持教理，各有所重，各有宗風。

有些寺院不但講求修行，亦設有講堂用於教學。在以弘法為中心的前提下，會依據信眾不同的根基而開設不同階次的課程以供修學。

「戒」者，則指內心自發性的修行，持守規律，屬於自律的內在精神。「戒」與「律」二者共同維持、穩定僧團秩序。佛教自傳入中國後，為了適應社會、文化及經濟等問題，中國漢傳佛教的僧團與寺院生活已與原始佛教有所不同；直至隋唐時期，印度時期的托鉢乞食方式不復存在，僧團改以寺院的形式定居，制定了相應的日常叢林清規，指導僧團日常行住坐臥的生活儀則及寺院的組織運作。

近代社會不斷快速變遷，隨著教育的提升、經濟條件的豐厚，以及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民眾對於宗教信仰的需求增加，許多不同社會階層逐漸走入宗教，這種傾向一方面帶動宗教的傳播發展，另一方面也影響著寺院的經營模式。因此，為了度眾的需要，在面對不同階層的信眾時，寺院在經營管理上須有以下幾點考量：

一般而言，位處山林幽隱的寺院多以修行為主，因為交通不便，故接引信眾較為不易，僧侶大抵著重潛修，等到有所修證後才依據因緣而走入群眾；反之，都市寺院因地利之便，肩負弘法重責，可與信眾密切往來，確立自身主導的弘法事業。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喧囂繁忙的街道上隨處可見來自全球的遊客，大眾運輸極為完善，除了極少部分的寺院位於深山僻壤之處外，大部分的寺院都是搭大眾交通工具可以抵達者，方便信眾參訪求法。

緣此，仍然具備修行與弘法的寺院特色，慈山寺便是這樣的一座寺院。慈山寺地處大埔洞梓，背依八仙嶺，面向船灣淡水湖，佔地約五十萬平方呎，二〇〇三年由企業家李嘉誠先生出資興建，歷時十餘年竣工，於二〇一五年四月向公眾開放。



在人事管理上，李嘉誠基金會禮聘一位住持法師，帶領常住法師們肩負修持與弘法之責。

另聘請一位具有專才者，擔任秘書長，管理行政庶務。寺院亦開設相關佛學課程，接引一般信眾或是非佛教信仰的大眾。這些人事安排，在佛法宣揚方面，確實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

常住法師們除了講求自身的修持外，還會承擔宣講佛法、帶領信眾參禪跟念佛、舉辦懺儀等法會工作，亦致力於慈善事務。僧團裡所有緇侶都有一定的職責，不管是修行或弘法，皆按戒律之規定執行，也訂定《學僧守則》、《成績考核規則》、《獎罰制度》、《升遷辦法》等細密的管理措施。換言之，寺院管理制度的建立與提升常住法師的修持力道，遠在佛陀時代，就已是重要的問題，佛教的弘傳在時間上兩千多年，在地域上經歷無數國家或地區，不論時空如何改變，至今仍然是教界不斷討論、力求精進的課題。

此外，慈山寺在行政庶務的管理方面，秉持公正的人事制度來運營寺院，各部門的行政人員一概依其專業才能安排職位，促成人力資源的專門化權責，劃分得十分清楚：秘書長負責帶領兩位副秘書長及各部門主管，管理內務、物資、接待、人力資源，經營慈山學院、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義工團隊等，並且舉辦佛學課程、青年發展、文化活動、體驗慈山、慈山出版等弘法事務。這些弘法事務有時會結合常住法師之專業，共同執行舉辦，以達集體合作、群策群力的目標。這種合作模式，對慈山寺寺務的開展，發揮了最大的功效，舉凡僧侶的典座、法務、說法，或是專業人士的行政、教育等等，都能運作無礙，相輔相成，這一切可謂出家與在家集體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

近代的漢傳佛教，稍具規模的大型寺院，輒形成以出家、在家二者共同管理寺院的模式。

針對問題，仍須環視時節因緣而予以轉化、改變，不管是以僧人的住寺修行，還是社會服務不免必須與時並進。

以慈山寺為例，爲了考慮僧侶的老齡化問題，避免年老後被遷單摒棄，李嘉誠先生特別交代基金會要撥付相當的經費，照顧慈山寺常住十年以上的僧侶，讓他們不必顧慮晚年去處，並爲其投保醫療保險，使其生病時能得到相應的治療與照顧。佛光山星雲大師曾經指出：「佛光山爲徒眾建立醫療照護、請假參學、退休養老、衣食住行等辦法，就是依六和僧團的理念，爲僧眾而訂立的福利制度。有了健全的福利體系給予照顧，僧眾就不用掛礙在常住所有的用度開支，得以和合安住在僧團。」李嘉誠基金會爲慈山寺常住所提供的保障，使僧侶能夠安心弘法，與星雲大師所倡導的理念可謂不謀而合。

一般情況而言，佛寺內的共住僧人，基本的生活物質必須得到保障，才能完成宗教修持。慈山寺在這方面的照護，相當周全。寺院生活與飲食起居仍然不離煙火，因此，有不少寺務仍屬於「俗務」，唯有將「法務」與「俗務」予以妥善安排，才能得到良好的弘法成效。「法務」概由出家僧人來承擔，如經懺法會、僧團管理；「俗務」則必須借助在家眾辦理，如財務、建設、維修、消防、衛生、財務、採購、會計……。唯有相互配合、成全，才能眾美輻輳，表裡發揮最大的功能。

李嘉誠基金會每年固定撥款給慈山寺，使得常住法師不必化緣募款，這對於安住僧眾，使其專心修持、弘法利生有莫大助益；寺院的建設、維修、水電、人事費用、行政支出等等開銷，亦由基金會支持。一般寺院的建設與維護，真正的經濟承擔主體，往往是在家信眾。



慈山寺的經營模式顯然與前述不同。

慈山寺在進行僧才教育、法會修持等等，不須為財務問題煩惱，既然不須募化道糧，無後顧之憂，僧侶便可安心、用功辦道；同樣的，行政部門可以充分發揮行政效能，以配合僧團舉辦各種法會。這樣的組合不僅符合當代的社會專業分工的經濟模式，也適時的開拓佛教的弘法事業。慈山寺以足夠的經費來支撐弘法與管理系統，對於寺院的長遠經營，提供了很好的示範，或可作為當代整體佛教發展之借鑑。

綜上可知，慈山寺的經營優勢，在於擁有長

遠性與穩定性特色，在此基礎上，寺院所具備的豐富人脈與文化資源，是其他寺院所不可比擬的。現今很多傳統寺院仍缺乏對所處環境的省思，在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脈絡下，這種缺失將會限制佛教的進一步發展。慈山寺顯然與其他寺院不同，寺院特別設立管理委員會，委員會成員除了李嘉誠基金會的派任代表外，也包括住持僧人、行政部門主管，另外還邀請佛教學者專家、德高望重的在家居士共同組成。

這樣的管理制度可以彌補傳統叢林規章應用於當代社會的不足，而管理委員會的決議在獲得全體寺院常住眾的共識支持下，將更有益於弘法利生事業的推動。

有學者指出，佛教寺院是個特殊機構，佛教雖是出世之教，但是僧人不可能離開社會而生活，同樣須面對生存和發展的壓力，其內部的人員管理與事務安排的複雜程度，絲毫不亞於社會上的組織。

因此，佛教寺院的管理亦需具備與時俱進的理念，借鑒現代工商管理的方法以提升寺院管理水準，這是時勢之所趨，無法避免的事實。

當然，借鑒現代工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來經理事院，並不是一味迎合世俗的社會結構，或是改變佛教本身不共世俗的特殊性，否則將會在改變的過程中失去主體性。無論使用什麼方法，皆須省視、回歸緣起中道的般若觀，這是佛法實踐不同於世間法之處。



第三章 建築慈山

撰文者 何培斌 教授



佛教的弘傳在與社會大眾生活的世俗領域接觸時，它的論述場域仍然須保持在信仰和實踐的不共般若之上，這是當代所有佛教寺院在弘法利生上的主旋律，也是慈山寺把握分寸之所在。

目前慈山寺開展的弘法模式，是佛教學者、經濟學者、社會學者各領域專家關注的最新佛教弘法場域。在新興的管理模式下，我們期待慈山寺開出綻放的心蓮，發揚觀音慈悲、智慧與承擔之精神，能為當代佛教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



借鑒唐風 融匯古今

佛教視萬物皆為因緣和合，慈山寺的設計與興建，當中因緣之一為唐代佛法東傳並大盛的遠因，另一因緣則在於慈山寺祈盼能藉建築述說佛教的歷史傳流，透過磚瓦木石的建構，展現佛教的要旨與文化瑰寶。





盛唐宗教與政治思想均十分開放，為佛教發展的黃金時期，彼時寺院建築已立形制的核心理念。唐高宗年間律宗大師道宣所撰的《四分律行事鈔·僧像致敬篇》中提及寺院建築應「佛殿經坊極令清素，僧院廚倉趣得充事。如此，則後無所壞。」意為佛殿以及藏經誦經之所，應建造得清淨素雅，僧人居住的僧寮及廚房倉儲之地，應以實用為準。

因此，作為修行的場所，寺院建築本身應以清素為佳。如此，寺院就不易遭到毀壞，可以長期使用。

慈山寺整體建築風格便以此為定位，力求清淨素雅，兼具實用與功能性。現存實物中，寺廟建築遺存稀少，整體格局發展源流及脈絡惟有典籍圖經見載，其中道宣著文，可為唐代典型寺院布局之參照。道宣律師為長安人，十五歲出家，修《四分律》，學養深厚，佛理貫通，終居終南山，為南山律宗初祖。道宣著作等身，有《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等南山宗五大部。他亦是佛教史學家，著有《續高僧傳》，《廣弘明集》，其中《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關中創立戒壇圖經》提出他心中理想的東方佛教寺院面貌。



據《祇洹寺圖經》，祇洹寺有一百二十個院落，道宣的描述主要詳細介紹了其中七十二個。該寺乃由一個中佛院聯同周圍眾多小院落環繞而成之大型建築群落。南北向和東西向各三條道路相互交錯，形成寺院兩條主軸線：一條位於寺院中部直通中佛院之南北向大巷道；另一條從中佛院南側通過連接正東門和正西門之東西向中道。慈山寺中區以大佛院為中心，東向有觀音巨像，自成一院，西向為僧院，雖不是百院巨構，然承接唐風多院落的布局，井然有序。





現存唐至元時代的大寺，其總體布局，亦與圖經所載十分相似。如遼代善化寺，為總體布局保留遼金原狀之最完整者。以山門起始，中軸經天王殿（該寺稱之三聖殿），而至大雄寶殿；於大雄寶殿所在之主院落兩側旁置觀音、普賢二閣。而慈山寺寺院的空間構成，也力圖體現唐代高僧道宣所推崇的理想寺院模式：大佛院主軸線亦是山門，彌勒殿及大雄寶殿，層層進深，於慈山寺又頗似大雄寶殿西側二層樓閣——禪堂之設，而東側之閣則作為東翼觀音巨像院落的軸線，向旁側張開，創造出更為豐富的平面空間。





道宣法師並未照搬印度以塔為中心的佛寺形制，而沿用更多中國城市、宮殿、住宅的布置手法，將軸線、院落等建築語彙在佛法空間中表現出來，富於東方精神。慈山寺設計依承道宣法師將佛寺本土化之努力，力求延續中國佛寺建築傳統，借鑒盛唐建築風格，取法唐、宋、遼、金歷代的寺院建築，圓融無礙，將不同的元素建構成一個完美和諧的建築群。

慈山寺的布局設計取自唐、宋、遼、金，但絕非一座百分百仿模的佛教寺院。建造仿唐建築不難，但建構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建築絕不容易。

在傳統與現代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而又不失「唐風」，是一大挑戰。隨時代更迭，接眾的方法與設備自有不同，建築及物料技術也大為進步，故團隊謹慎結合現代科技與創意，設計兼具傳統特色與現代功能之弘法道場。

如唐代建築採木構而成，慈山寺雖然各殿堂均繼承傳統木構形態之神髓，如大雄寶殿之制式比例參考現存五台山之唐代寺廟佛光寺東大殿設計而建。石築階基、木造柱牆。灰瓦屋頂，高十八米；飛簷寬五米七，其四角微揚，充分展現古詩中「如翬斯飛」之意境。



大殿主結構建造亦推陳出新，以混凝土配合鋼材，堅實有力。殿內支柱由傳統十四支減至八支，以非洲紫檀包裹，兼具空間感與親切感。

也因其實質已非木結構，以致斗拱冗餘，故捨棄之，架空成光影層而退居檐下，配以高窗，自然光照，亦體現環保之理念。室內天花亦然，傳統天花或徹上露明，或平棊平闇。慈山寺置立體覆蓮三朵代之，空靈生動，熠熠生輝。

室外屋頂以廡殿形式，覆以日本燒造之銀瓦，恢宏大氣。殿堂整體外觀延續唐風遼韻，典雅莊嚴。

整個建築設計的要領結合現今最佳的技術與材料，既確保建築與造像莊嚴堅固，表達虔敬禮佛之情，也是供養人的心意與奉獻，也營造寺院的功德氛圍，經參訪者的視覺與感受，以最直觀的方便之門弘揚佛法。



祈盼在香港這一多元文化空間中設計獨到，
體現東方佛寺之神韻，務達《妙法蓮華經》對佛
寺在進寺參訪間的心靈狀態：「若人散亂心，入
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



三山三水與寺和合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這
一名句出自唐代詩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一詩
中。古寺青山的優美意境，常見於古代的詩詞歌
賦與水墨畫裡。



從教佛修行而言，遠離塵囂的清淨之所對修行有所助益，北齊靈裕法師曾作《寺誥》，共十篇，詳述造寺之方法及寺院的規劃圖紙。其中提及寺有十種名稱，尤其強調清淨與莊嚴。

「案靈裕法師寺誥。凡有十名寺。一曰寺（義準釋名）。二曰淨住（穢濁不可同居）。三曰法同舍（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舍（修出離世俗之所也）。五曰精舍（非麤暴者所居）。

六曰清淨園（三業無染處也）。七曰金剛剎（剎土堅固道人所居）。八曰寂滅道場（祇園有蓮華藏世界。以七寶莊嚴。謂之寂滅道場。盧舍那佛說華嚴於此）。九曰遠離處（入其中者。去煩惱惑遠。與寂滅樂近故）。十曰親近處（如行安樂行。以此中近法故也）。」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四冊
No. 2126〈大宋僧史略〉





佛教重視修行，寺院常建於遠離塵囂的清淨之所，僧人們在此安心辨道，同時亦不忘接引有情眾生。故寺與山，不論在中國傳統的美學觀及在修行的實際需要，自古以來便有著不解之緣。

香港由於歷史的因素，具規模的十方叢林為數不多。慈山寺緣起有由。選址大埔屏山南麓、船灣之北，八仙嶺、犁壁山、黃嶺、屏風山自東而西蜿蜒於後，形似龍躍。慈山寺取西端山脊以成屏風之靠。寺左餘脈延及船灣，形成汀角，右則斷續入海，形成島鏈脈，迴環而成海之內湖。

遠山拱抱，正對榕樹灣一線，獨在馬鞍山與雞公山間形成豁口，貌似關門，與龍船灣（今糧船灣）相隔，即古所謂官門，遠眺南海。伽藍興建於此，背山面水，視野朗闊。北宋時期全景山水畫的集大成者郭熙在其畫論著作《林泉高致》中，提及描摹山嶺之「三遠」畫法，即「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巔，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

其中寺院高塔隱身深遠山境之間，其後山巒迭起，而前方有山潤小溪，或江河旭波。



其意境與慈山寺所在之山水環境相似。寺院所靠之八仙嶺挺拔高峻，如高大屏風橫亙在海灣北側，兩側丘陵峰巒疊嶂，綿延起伏，具有極豐富的層次。不論山前遠眺山後，還是近山遙望遠山，均得「三遠」之意境。

除山勢得「三遠」意境之外，慈山寺亦處於富有層次之水系構成之中。寺院對出的小海灣，是由大埔東北部海面散落的鹽田仔、馬屎洲、東頭洲等數個島嶼環繞而成的船灣海，此為寺院正對的水體小環境。

而環繞船灣海的島鏈之外，更有新界主要的內港海灣——吐露港，由赤門海峽通往外海的大鵬灣，環環擁護。似此三重山、三重水的上佳景致，在境內實不多有。故不論山勢抑或水體，均為慈山寺提供了連綿不絕、層層遞進、廣狹相宜的空間層次。寺院如儀纖隱三山三水之中，與宏觀地景構成不可分割之整體，於南海一隅天人同心，再現山與寺的千載因緣和合，成就一卷全景古代山水畫。能與山水共融，也受益於慈山寺建築群的色彩運用。





寺內以三個主色調貫穿，包括紫檀木的啡色、檐頭瓦片的銀灰色、山嶺園林及寺院園林的翠綠色，整體設計風格沉實，返樸歸真。在較低的高度上則採用素色或白色為主的牆壁與地面鋪裝。整體呈現清簡明朗、淡雅古樸的建築特色。色彩源於材質的自然色調，建築講究協調細節，而非世俗的金碧輝煌。大殿所用的紫檀木在亞洲已十分罕見，因此要自非洲進口。

屋頂的銀瓦來自日本、殿堂內的地台以巴西墨綠色花崗岩鋪砌，庭院中的地台則選用中國的波紋花崗岩，以配襯山下船灣的掩映波光。佛像表層貼光面金粉，與半啞色金箔的彩繪衣飾相互映襯。

寺院整體設計體現慈悲精神、觸動眾生，感受布局、建築與佛教教義之間和諧呼應。



古往今來，佛教寺院建於山野叢林，除了注重其清淨之環境有利於僧眾內在的修持，亦有意將建築物融於山水之間，令二者相得益彰而達至人造與天成「合一」之境界。這亦與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講求人間環境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之觀念一脈相承。



觀音俯瞰 清淨莊嚴

觀音菩薩在印度的造像始於貴霜王朝（Kuşāṇa），當時，觀音菩薩的造像常被刻畫成「蓮華手觀音」（Padmapāṇi，手持蓮花者），有時獨立出現，有時與彌勒菩薩一起侍立於釋迦牟尼佛像之左右，是慈悲的象徵。



彌勒菩薩坐像 | 犍陀羅 貴霜王 3 世紀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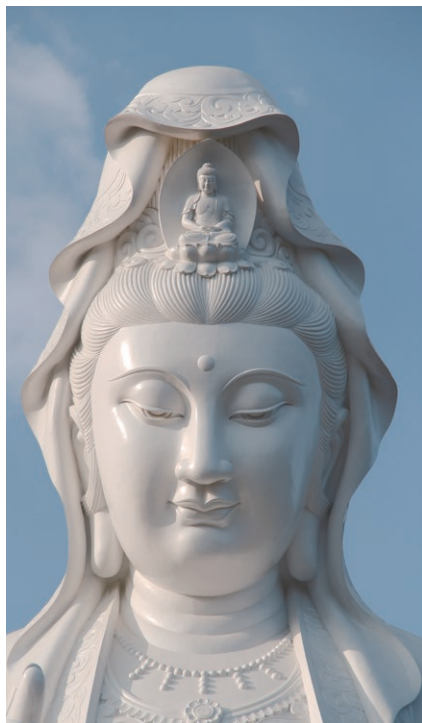
騎狐觀音菩薩坐像 | 中國 明代 15 世紀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觀音菩薩坐像 | 中國 遼代 (916-1125)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觀音在印度時期的造像為男相，傳入中國後，直至唐朝末期（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其造像皆現男相。

宋代初期，觀音像開始現女相，如公元十世紀出現的水月觀音像，是真正具有中國本土特徵的觀音形象，此後的觀音造像皆現女相。觀音從男性到女性的性別轉變，是觀音造像在中國本土化的進一步發展。至於在造像體積方面，中土大像的早期代表遺例為山西雲岡石窟曇曜五窟。



由唐一代，可見者諸如敦煌莫高窟第九十六窟、一三〇窟、山西彬縣大佛等等，佛像體量與高度不一。唐末之後，室內觀音巨像湧現，如河北正定隆興寺內鑄於宋開寶四年（公元九七一年）之千手觀音青銅像，又如天津薊縣獨樂寺中建於遼聖宗統和二年（公元九八四年）之木雕十一面觀音像。巨像完整呈現觀音大慈大悲之願力，亦令參訪者信心增長，發無上願心。



依山而建的慈山寺內位列全球第二高的青銅觀音像，像身高六十三米，立於三層青銅蓮台之上，蓮台高七米，下設六米高麻石基座，總高七十六米，造型追模宋式，呈現佛教傳入中國後，糅融中國文化，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入世精神。佛像身外噴上太空火箭塗料的白色氟碳自淨漆。

自淨之意是指雨水流過白漆也能清洗觀音像表面，節水環保；由宗教角度，則喻自淨人心。素白觀音聖像慈悲莊嚴，頭頂髮髻中現阿彌陀佛像，寓意無量法力庇佑眾生。其右手持智慧寶珠——摩尼珠，左手持淨瓶，施灑淨水，清涼世界。法身佩戴瓔珞，衣帶當風，典雅飄逸兼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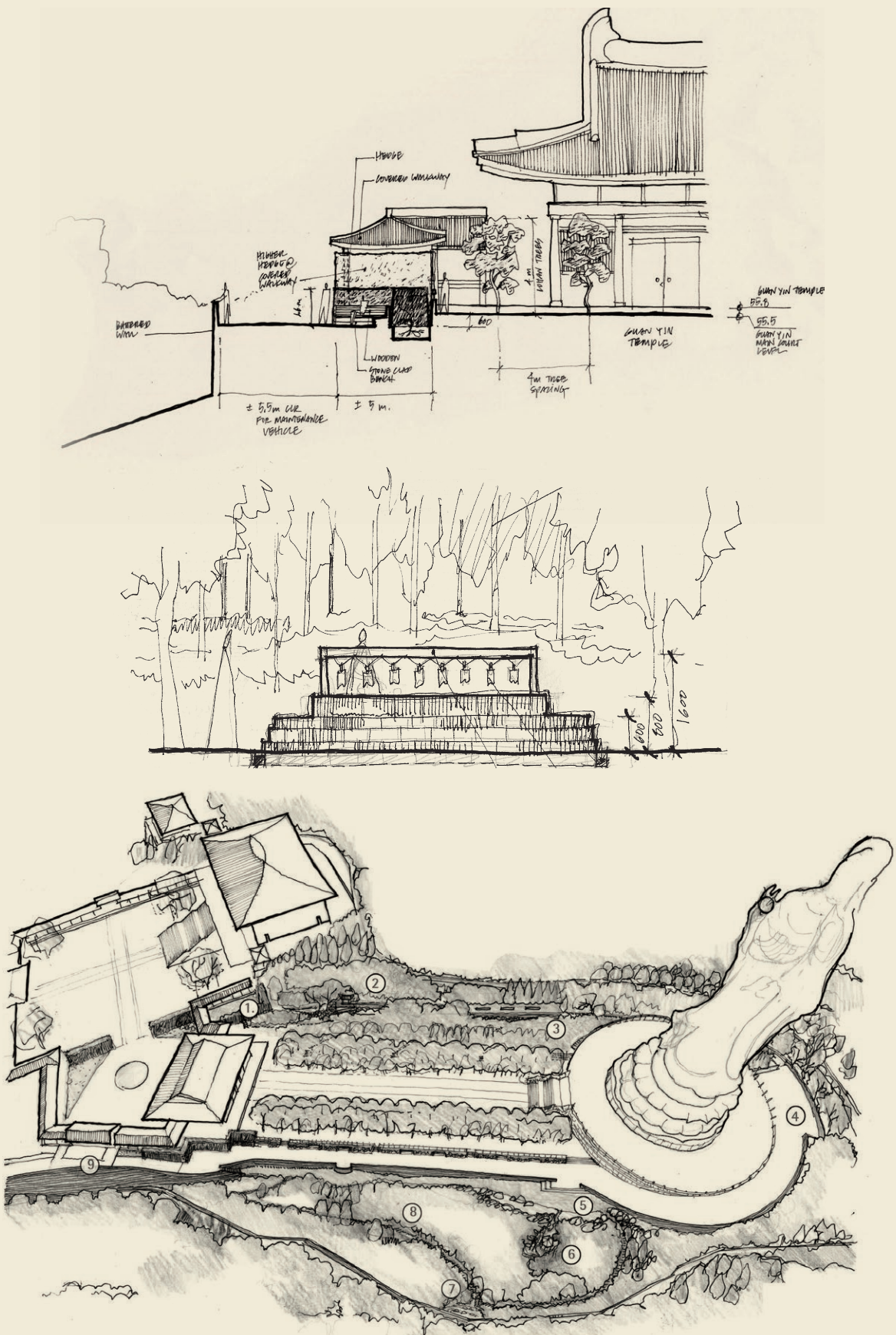




由普門至觀音聖像，有一條筆直的大道名「慈悲道」，兩側種十八棵古羅漢松，以喻十八羅漢。觀音聖像正前方設有一個銅製水盂，名「千處應」，為參訪者供水之用。

參訪者到此，踏上慈悲之道，抬頭感觀音慈悲目光，平靜心靈，感受溫暖；觀音頭部微微低垂，俯瞰眾生，以慈悲與智慧廣度一切有情。

這種仰望與俯視的目光善接，源於觀音造像設計時，深思佛教要義，人文傳統及美學理論，經設計團隊的精心策劃而成就。孟子曾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雙目直現腦海心田，所以有畫龍點睛之說。



在藝術領域，作品的眼神目光，雖微細卻是反映作品內在精神的重點，尤其在具有宗教意涵的作品。而人對世間的感知，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曾談及：“The eye, the window of the soul, is the chief means whereby the understanding can most fully and abundantly appreciate the infinite works of Nature; and the ear is second.”不知道這是一場巧合，還是人類文明的互通，「觀世音」之意正好是以慈目觀看世間求助之音。

故在觀音造像雙目及其構成的與觀者互動的安排上，深含佛法對於布施的深刻見解：

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

慈山寺建築設計團隊祈盼能透過觀世音的慈目，呈現佛教眾生平等的要義，並闡釋觀音胸懷、承擔與修行之道。



觀世音雖救苦救難，但眾生也成就了觀音的菩薩行，是平等的互相給予。如觀音視線呈水平前望，參訪者則只會看到觀音的下巴及鼻孔，予人自大之感。為保留觀音的謙卑，表達慈山寺面向眾生之願，觀音聖像，低首慈目，精進自身佛道，同時撫慰眾生，使參訪者從此與觀音菩薩締結深厚法緣。



自然為師 縱橫布局

慈山寺的建築布局糅合佛理，而布局之用心，不止見於平面，也能在縱面及宗教意涵的維度去感受。參考唐代伽藍建築，依自然環境平面布局，慈山寺可劃分為三個區域：中區主佛殿區、東區觀音聖像區以及西區僧寮區。



中區依循中國寺院傳統，沿主軸線依次為山門、彌勒殿及大雄寶殿，源自船灣海的中軸引領訪客，步進寺院的核心，層層進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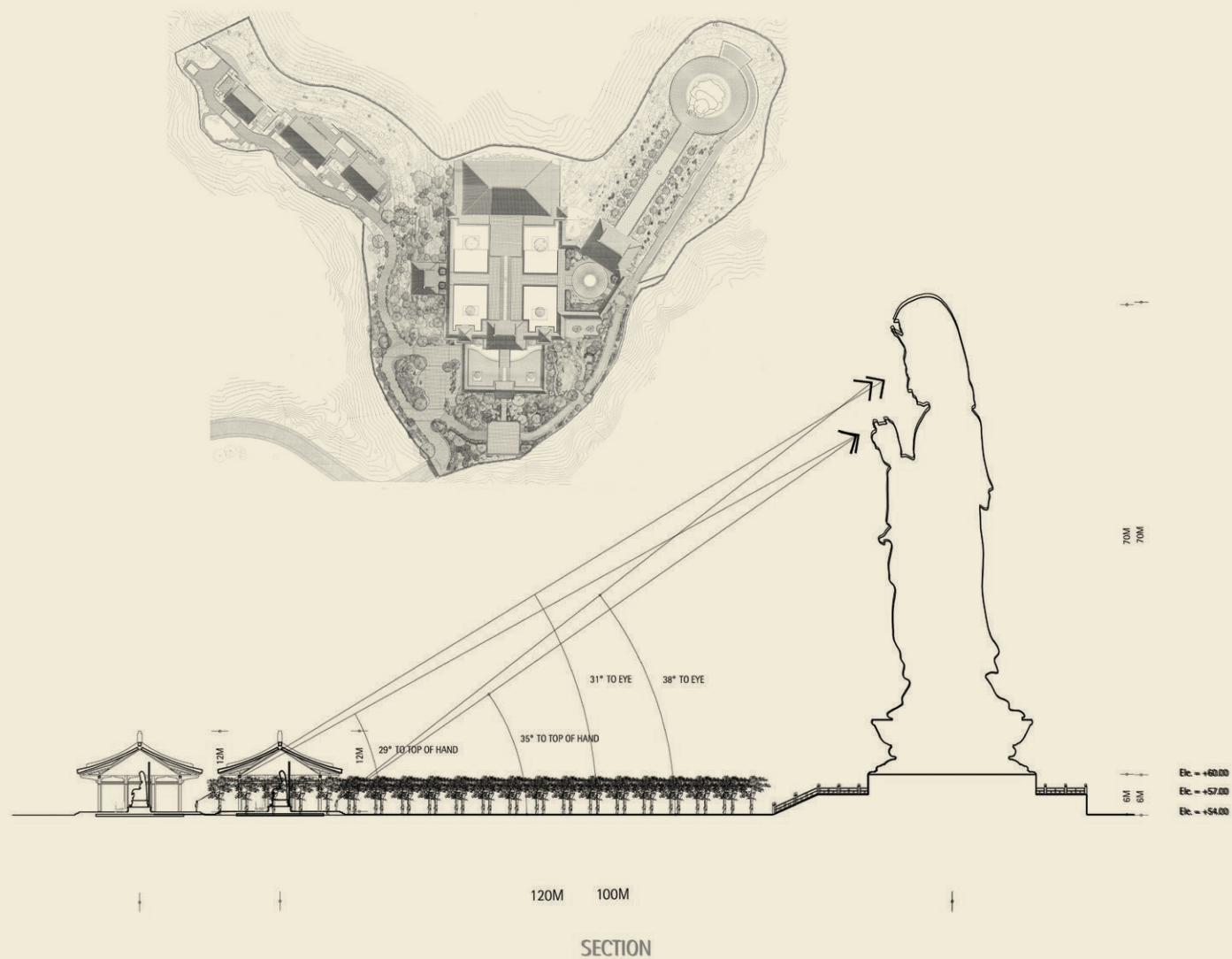
彌勒殿兩側為鐘鼓樓，鐘樓下層為地藏殿，具傳統寺廟均衡對稱之美。西側迴廊，又套一院，內置藏經閣。東區與西區，於大雄寶殿所在之主院落兩側向外伸展，如鳥之雙翼。



東區凸出一小院，以開放式迴廊連綴，既保持內庭園之寧靜，亦令四方美景收於眼底。旁設普門，其後為戶外觀音聖像。

西區有僧寮三座建築物。參學訪遊寺內，從空間的布置，穿越時空，置身歷史現場，感受中國盛唐的佛教氛圍。





不同區域造像有不同身分象徵。若撇開建築，單就造像空間位置，可分為三區：

山門及彌勒殿院落區域是以彌勒佛為核心，韋馱菩薩，四天王與力士為護法之體系。山門立哼哈二力士，彌勒殿中心坐彌勒菩薩，四隅坐鎮四方天王，韋馱菩薩面北立彌勒菩薩之後護持，形成以彌勒菩薩為指向的分層階梯空間，表現彌勒菩薩於兜率天上居住，即將下生成佛的情形。此種空間模式，源出《彌勒上生經》及《彌勒下生經》，後世之彌勒淨土經變畫及漢地淨土寺院空間布局多有追模。

163

從縱面觀之，慈山寺之尺度體系以戶外觀音聖像爲中心，以山水環境爲參照。觀音聖像高度約略爲背後屏風山海拔四分之一、八仙嶺最高峰黃嶺海拔五分之一。而大雄寶殿高度約略爲觀音像高度之四分之一，與此比例關係類似。

殿堂內主尊佛像尺度以建築尺度爲參照。如此尺度系統，層層參照，則寺廟之建築、造像、園林、山水，參差有致，形體合宜，錯落有度，渾然天成，詮釋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重要觀念。

除平面布局外，慈山寺還具有另一重空間區劃的邏輯。

162





大雄寶殿內造像群形成橫三世佛的體系，即以釋迦牟尼佛、東方藥師佛和西方阿彌陀佛為同一時間中的「三世佛」。兩脅侍弟子迦葉尊者及阿難尊者立於釋迦牟尼佛前，十八羅漢分列於東西兩側，形成以釋迦牟尼佛為中心的平面空間格局。此種空間模式，早期漢地寺廟及石窟造像，經變畫等多有表現。

大雄寶殿台基之下東側，東北室外蓮台立大觀音聖像，普門內蓮台坐如意輪觀音菩薩，東南鐘樓地下立地藏王菩薩，形成以洛迦池為中心的觀世音信仰空間格局。



像雖有三區之分，而慈山寺屋宇則枝幹兩區
分明：中路之軸心，塑造佛國淨土，是為主枝；
旁出東路，設觀音聖像及如意輪觀音，生發漢地
觀音信仰之幹枝。



慈山寺佛門廣開，希望不論是信步遊寺或虔誠參學，也能從中獲佛恩法喜，故為以境說法，設計團隊皆盡心思付，務求參訪者一步一瞥均能親近佛法，協助寺中僧眾精進修行弘道，推動佛學，與眾修行建智。



第四章 弘法的承傳與創新

撰文者 陳劍鏗 教授



香港佛教近三十年的發展，呈現多彩繽紛的氣象，無論是參與社會教育工作、慈善事業，或是醫療事業，皆反映出從傳統農禪並重的出世取向，轉入都市佛教型態，即便是名山叢林也投入辦學、慈善、醫診、施藥等度眾工作。

據知，慈山寺的弘法事業是多樣化的，而最令人讚嘆的是「境教」方面的施設。



來到慈山寺參訪的信徒或是一般公眾人士，見到雄偉高聳的白色觀音聖像，「無言說法」的淨化力量非常強，法義自然而然的直透人心，攝眾無遺。在慈山寺的官網上有如下的說明：

「素白觀音聖像由青銅合金鑄造，高七十米（包括三層青銅蓮台），下設六米高麻石基座，總高七十六米，聖像外噴塗白色氟碳自淨漆。其造型追模宋式，法相慈悲莊嚴，頭頂髮髻中現阿彌陀佛像，寓意無量法力庇佑眾生。」

其右手持智慧寶珠——摩尼珠，左手持淨瓶，施灑淨水，清涼世界。法身佩戴瓔珞，衣帶當風，典雅飄逸。觀音頭部微微低垂，俯瞰眾生，以慈悲與智慧廣度一切有情。由普門至觀音聖像，有一條筆直的大道名『慈悲道』，兩側種十八棵古羅漢松。在慈悲道中間，觀音聖像正前方設有一個青銅制水盂，名『千處應』，為參學者供水之用。」





除了觀音像外，還有一系列仿唐建築物，包括十八米高的大雄寶殿、普門、彌勒殿、地藏殿、鐘鼓樓、禪堂及三座法師住房等。尤其大雄寶殿三尊佛像的蓮花狀寶蓋，鍍上24 K金，屋頂採用日本燒造銀瓦，整體造型十分莊嚴端正，令人心生畏敬。

慈雲寺的園林布景屬仿唐代風格，寺院環繞在草木叢林、日月星宿之中，各個建築彼此融合為一，如同一座大自然教室。

星雲大師曾推動「寺院學校化」，他曾說：「佛教寺院最大的功能，就是『寺院學校化』」。

往昔，祇園精舍就是講堂，中國古老的寺廟有法堂、藏經樓。漢唐時代，佛教寺院堪稱為當時的文化中心，不但舉辦義學，禮請名師大德教育失學的人，為國家作育英才。」

寺院是接引信眾學佛的地方，要確實發揮度眾的功能，因而「寺院學校化」的作法，不但接續優良傳統，更能在當代社會創建出新的弘法路線與格局，讓寺院變成具有教育功能的學校，成為四眾融和共有的道場，轉為注重研究交流的會議中心，化為具有聯誼功能的活動場所，而不再停留在過去，單純只是吃齋拜佛的信仰場域。

慈山寺在環山面海的情境下，無論是建築景觀還是佛像雕塑，與造化合一，蘊含豐富的生命內涵。園林式的寺院融入佛法思想，讓人心中呈現出一股清流，「境教」在言教與身教之外，最能發揮潛移默化的力量。在這殊勝的環境裡舉辦禪修、抄經、茶禪、講座、心靈輔導等課程，使學員沐浴於佛法大海，淨化身心，擴展德性。信如蘇東坡偈語所稱：「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大自然的山光水色都在宣說佛法，溪聲如佛陀的廣長舌、山色即如來的清淨法身。可見透過「境教」的薰陶，便能夠開展信眾的法身慧命。

在慈山寺豐富的景觀裡，可以規劃出不同特色區域，而每個區域在完善修持景點前提下，可以進行很好的弘法或修習活動，如分為四個區域，每個區域均設十個修持景點，並為修持景點作出法義上的詮釋。

透過行政組織、課程教學、師資人力、資源整合執行落實，如此一來，成果自然可期。

「境教」真正的落實，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推廣工作，包含理論與實踐，觀念與方法的探討。因而慈山寺可以規劃：

- 一、籌設慈山寺境教研究中心。
- 二、培訓慈山寺境教導覽人才。
- 三、舉辦慈山寺境教心靈課程。
- 四、研發慈山寺導覽教材、教法。
- 五、製作慈山寺導覽手冊、音頻。

另外，在漢傳佛教的弘傳過程裡，藝術、哲學、文化是無法截然劃分的，尤其是藝術背後有其生命的態度與內涵，佛教藝術正是生命當體的外在表現。慈山寺由李嘉誠基金會撥款設立，至今累計捐款已達三十五億港元。李嘉誠先生之所有籌建佛教藝術博物館之想，正是緣於他對佛法的深刻體悟。



李嘉誠先生認為，佛法是適合每一個人的哲理。佛教藝術博物館旨在講述追求覺醒的故事，以及其在時代承傳進程中備嘗的蹉跎。館內展列眾多造像，佛菩薩美麗超然的微笑背後，原是無數人所奉獻的甘苦，博物館在讓大家欣賞佛像美學的同時，也有探覺尋悟，讓佛法承傳，啓迪正念的意思。

這段話可視為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發展與弘揚正法的指導方針，以藝術來接引芸芸眾生信仰佛教，是讓眾生以一種自然而然的親近方式，透過藝術而擴展生命的意義，進而契入佛法，深化修持的深度。

從藝術契入便能在無形之中扣合佛道，「藝」與「道」的結合自是中國文化思想的傳統，「藝」與「道」之間是不二的，「道」是般若空性，「藝」是俗諦有，由俗諦而引向真諦，在觀照藝術的同時，般若智慧也得到開發。

弘法布教須與時並進，講求創新，慈山寺常住法師除了舉辦傳統法會之外，也會傳授三皈五戒、盂蘭法會、梁皇法會和禮藥寶懺等，以及舉辦佛一、精進彌陀佛七、禪一、禪七等念佛或禪修的修持活動。在這些傳統活動之外，還有義工訓練營、義工培訓講座、佛教藝術導賞及課程、網上課程、心靈輔導、抄經、供水、山林療癒陪伴員培訓課程、攝影創作坊、慈心會、元旦蓮花燈叩鐘法會、千人茶禪和加州柏克萊大學——「幸福的科學與藝術」系列課程，以及各類型講座等，不一而足，可謂十分精彩。由此可見慈山寺秘書處對於文教方面的推廣，已達到可衡量性、可接近性、可行動性與可足量性。

可衡量性表示每次活動的相關統計數字，能夠衡量信眾來源以及信仰力的大小程度。

可接近性代表各種文教活動的舉辦都能有效進入信眾的心裡，並且達到一定的服務程度。







可行動性指向每次活動、課程的舉辦，井然有序、層次有別，規劃皆能符合信仰市場的需求，並且能夠完成實踐的程度。

可足量性意指每次活動的容納量夠大，以及參與性夠高的程度。

以上述四點來評估，慈山寺秘書處的弘法活動不僅能夠引導信眾正確的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對於非信仰佛教的社會大眾，亦能善巧方便的將佛法智慧傳達給他們。過去，傳統佛教的法會往往是單一形式，法會之後所加入的說法開示一類的弘傳方式，因過於制式而漸漸僵化。如今，寺院多發展出多樣化的佛學課程，課程的施設對於教理講說與說法開示並不嚴格區分，反而顯得活潑生動，所有以佛教教理為前提的弘法布教，在不同的課程、活動中靈活展開，所得效益更大，既能達成弘揚佛法的目的，又不違佛陀的教法，亦可謂是善巧方便法門。

在經典的記載裡，佛陀的說法模式有的以教理為中心，有的以實踐和訓練為中心，有的隨信眾根機，而對主題內容作出調適。換言之，佛陀在世時的法會，首重對於教理的正确把握，然後透過多聞熏習，開設不同形式的活動，步步實現佛教的價值所在。總之，弘法時可針對對象和場所的不同而作出相應的區分，慈山寺所開設的課程便有此內涵，且能打破「末法時代，白衣上座」的迷思。星雲大師曾說：「傳統的佛教僧團不喜歡在家人說法，總以『白衣上座』是末法的現象為藉口，讓佛教發展受限；就等於南傳佛教，比丘不喜歡比丘尼教團的重建，稱說是違背佛陀的本意。」又說：「在經典裡，有《維摩詰經》、有《勝鬘經》等，你能說白衣上座嗎？為什麼在家的教授、信徒，都被認為白衣上座，當作末法來臨，讓廣大優秀的佛教徒，不能助佛宣揚，豈不是那許多倡說這種邪說的人的罪過呢？」



的確，所謂「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白衣上座，比丘處下」、「比丘說法不行，承受白衣說法以爲無上」是末法時代的來臨，這些說法未見於經論，僅在歷代的各種隨錄、義記、宗記、疏帖被提及。星雲大師說：「『末法時代，白衣上座』，這一句話常用來貶損、質疑在家信眾護法的功德。其實，從佛教史上來看，白衣也發揮了很大的貢獻。」倘若佛教徒心中有法道，則會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緣起大悲心，趣入於大乘。是故，弘揚佛法，人人有責。在任何宗教的場域裡，修行高下的判準不是以年齡長幼，或是誰出家與否作爲說法、弘法的依據，反而應以有道、無道來論高低，始爲至論。

現今許多佛教寺院從事慈善救濟時，因爲政府單位的引導而將「我要慈善」變成了「我被慈善」，這當然涉及到政治因素的考量及種種時代性、區域性問題。

若把這個情況套用在佛教自主性的弘法布教上，會不會最後導致「我要弘法」變成了「我被弘法」？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弘法專才須接受相當的磨練才能養成，弘法方針須從歷史傳統來看待現今的方法轉型。不能一味的以傳統爲依歸，也不能一味的以西方的學術、教學觀點來從事佛教的宣教方法。二者都違反應有的「法無定法」的般若智慧。萬事萬物都是變化無窮，把握這個精神，佛法才能成爲無限之法。

當代佛教的弘傳結構是放射性的，大開大闔的，是「同體共生」，跟華嚴法界觀相吻合。佛教已不被視爲獨立領域，而是人類須面對、處理的共通事務，更是人類的共同財。這如同在「教育」領域裡，人人可以施化教育，例如在大學殿堂的教授於課堂講授高深的知識；販夫走子亦可在家庭中教導自己子女，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不論高明與否，都是個人的理念。



人人可開展自己的教育行為，使得教育成為人類心靈成長與知識增長的共通事務。提倡佛教文化、佛教教育，目的在於教導眾生，令其淨化身心，成熟智慧。而且，從文化、教育著手，應機說法，可避免信仰衝突，讓非佛教信仰者亦能接受佛教文化，在接受文化洗禮的過程中，慢慢的了解佛教，進而接受佛教信仰。這是佛法善巧方便的一種施設，使諸眾生，增長智慧。

「文化」、「教育」與「慈善」雖都可作為「傳教的方便」，但文化與教育比較不易開展。

深究其因，它涉及到續佛慧命的修行問題，對於「智慧化導」、「淨化人心」，則須從文化、教育上著手。在智慧化導、培養人才方面，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培育不易；在淨化人心方面，文化積澱與教育人心，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辦。因此，這兩件事都須長時間經營才能奏效，非一蹴可及。

慈山寺所開設的種種文教課程、活動，便是以此發心度眾，使得廣大的眾生都能得到心靈的解脫。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弘傳的過程當中，寺院須考量能否與當地的文化主流或是高級知識階層有充分而良好的溝通，冀望他們在了解佛教後，在文化與文化的碰撞過程中，能形成較大層面的社會文化運動。當地的高級知識階層人士對佛法的體認，若能具備一定程度與素養，交流過程中才能迸發火花，給予佛教更多的發展契機。

以慈山寺所具備的專業人才及專業經營模式為例，其與香港地區的政府高層或是高級知識層人士的交流、對應，不僅游刃有餘，也能有效在傳統的傳承與當代的創新中走出一條可供其他寺院學習、模仿、操作、實踐的弘法之路。



第五章 中國佛像的手印和持物

表法、象徵和復原

撰文者 蔣人和教授

Katherine Renhe Tsiang



Scan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背景

手、手印和持物與佛教聖眾的尊格有關，是佛教人物形象中不可或缺且富有意義的一部分。它們的設計經過精心刻畫，通過細緻的手指姿態展現——例如握取或持拿具有象徵寓意的物品。

然而，許多情況下，中國佛教造像的手已經破損或完全缺失，尤其是許多石窟佛龕中的雕像，因此它們曾傳達的信息也隨之消失。同時，被強行從造像上剝離流失的手部殘件，目前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收藏中，它們與原始圖像和造像組合分離，所以導致其間的意義也難以被完全理解。

受損的造像以及從原來位置分離的殘件相當常見，並一直是多項研究的主題。從原始造像分離的頭像經常於博物館中展示，本文作者和其他研究者，也曾致力於辨識頭像來源，或將它們與所屬的造像類型聯繫在一起。但流散的手部卻鮮少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本文對數件佛教造像的手部殘像進行了調查，重點關注中世紀早期的中國石雕造像，包括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的藏品。

受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中心項目的啟發，中心目前已確認藏於慈山寺博物館的雙手像來自響堂山佛教石窟遺址，本研究會將這些作品置於佛教造像發展和信仰的更廣泛背景中。

中國中世紀早期佛教造像手部所表達的象徵性姿勢，實來源於早期印度的佛教造像手勢。

這些手勢在梵文中被稱為手印（mudrā），根植於南亞文化的習俗、人物姿態、工具和使用器物。此外，也作為用於崇拜和儀式的圖像要素，並一直是向中國傳播宗教信仰和修持方式的重要來源。

關注手部的形態刻畫，可以為思考中國中世紀佛教圖像的含義提供嶄新視角。我們的討論將逐一透過佛教造像的題材及其相關的手勢和意義來進行梳理。



弟子雙手像 | 中國 北齊天保時期（550-559）|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佛陀

根據記載，歷史上被稱為釋迦牟尼的佛陀，本名為悉達多·喬達摩（Siddhartha Gautama），他在畢鉢羅樹下進行甚深的禪定時，獲得了精神上的覺悟和對宇宙世界的透徹理解。在佛教經典中，畢鉢羅樹又被稱為菩提樹。

佛陀及其教理的追隨者渴望透過禪定和戒律的持修，來達成同樣的覺悟。在許多已知最早的印度佛教造像中，都展現了佛陀進行禪定的姿態。這種姿勢中，雙手通常交疊於大腿上，掌心向上，這種手印稱為禪定印（*dhyāna mudrā*）。



圖 1. 禪定佛坐像 | 中國 後趙建武四年（338） |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這種姿勢的變化，即雙手放在下身軀幹前方，掌心朝內，可以在中世紀早期的中國造像中看到，例如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銅鑲金佛坐像「圖1」。這尊佛像是已知最早有年代題記的中國佛教造像，儘管缺少佛像底座的裝飾和頭部後方的部分組件，但總體保存非常完好。底座背面的銘文只能部分辨識，但銘文告訴我們，這尊造像是由一位僧侶在後趙建武四年（公元三三八）所奉獻。

早期的印度佛陀圖像，描繪他穿著以布帛包裹身體的袈裟，左手經常握住袈裟的一角。

在許多犍陀羅圖像中，都可以看到持拿袈裟的手部表現，包括慈山寺的藏品（李玉珉，2019，頁22，圖錄編號01、03、04）。

其中，被稱為「梵天勸請」的浮雕中央有一尊坐佛，其右手上揚，掌心向外，正是熟悉的無畏姿勢，即施無畏印（*abaya mudra*），一種給予守護和慰藉的姿勢。佛像的左手舉起，握住袈裟的末端「圖2」。雖然這個姿勢不再清晰可見，但透過與其他犍陀羅造像的比較中可以得到確認。這個場景描繪了佛陀成道後坐於菩提樹下，迎接梵天和帝釋天的示現。



圖2. 梵天勸請浮雕 | 犍陀羅 貴霜王3世紀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圖 3. 佛坐像 | 中國 北魏 (386–534) | 哈佛藝術博物館

它與記錄佛陀成道的經典內容有關。在得知這項無上成就後，梵天來到釋迦牟尼佛面前，請求他將佛法傳授給那些急需啓悟的眾生，即便他們仍需要面對極難克服的無明、貪婪和瞋恨。「施無畏印」在此脈絡中，具有重要意義，標誌著佛陀對於眾生尋求教導和指引的首次回應。

現藏於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的一尊北魏銅鑲金佛坐像「圖 3」，清晰展示了這些手勢，佛陀左手握住袈裟末端，右手作施無畏印。

佛傳故事提及釋迦牟尼在成道之前，於菩提樹下禪定時，欲界的天魔之首波旬，帶著他迷人的女兒們和魔軍，試圖誘惑擾亂其修行。

於是釋迦牟尼伸手觸地，呼喚大地女神來見證他的福業勝德，以此阻止魔軍的侵擾。觸地印（*bhūmiśparsha mudrā*）的手勢，即手掌向前伸出，手指下垂，與證悟和降魔有關。

就像施無畏印一樣，這種手印可見於犍陀羅造像和佛教藝術的大部分發展歷程中。

最常見的是佛像以坐姿表現，掌心朝內放在腿上，右手向下舒展五指。中國出現的變化則是手掌向外，食指朝向下。這種形式可在龍門賓陽中洞的北魏佛像上看到。中洞內有三尊佛像，主尊像為坐佛，其餘二尊為立佛，皆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食指向下，掌心朝外「圖 4」。

由皇室所資助的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公元 499 至 515 年在位）在龍門開鑿的三座石窟工程，旨在獻給他的父母親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

但最終僅有一座大型的石灰岩石窟寺落成——即賓陽中洞，於公元 523 年花費巨資修建完成，之後該工程計劃便被宣告終止（McNair, 2007, 頁 31—50）。



圖 4. 佛坐像 | 中國 北魏 (386-534) | 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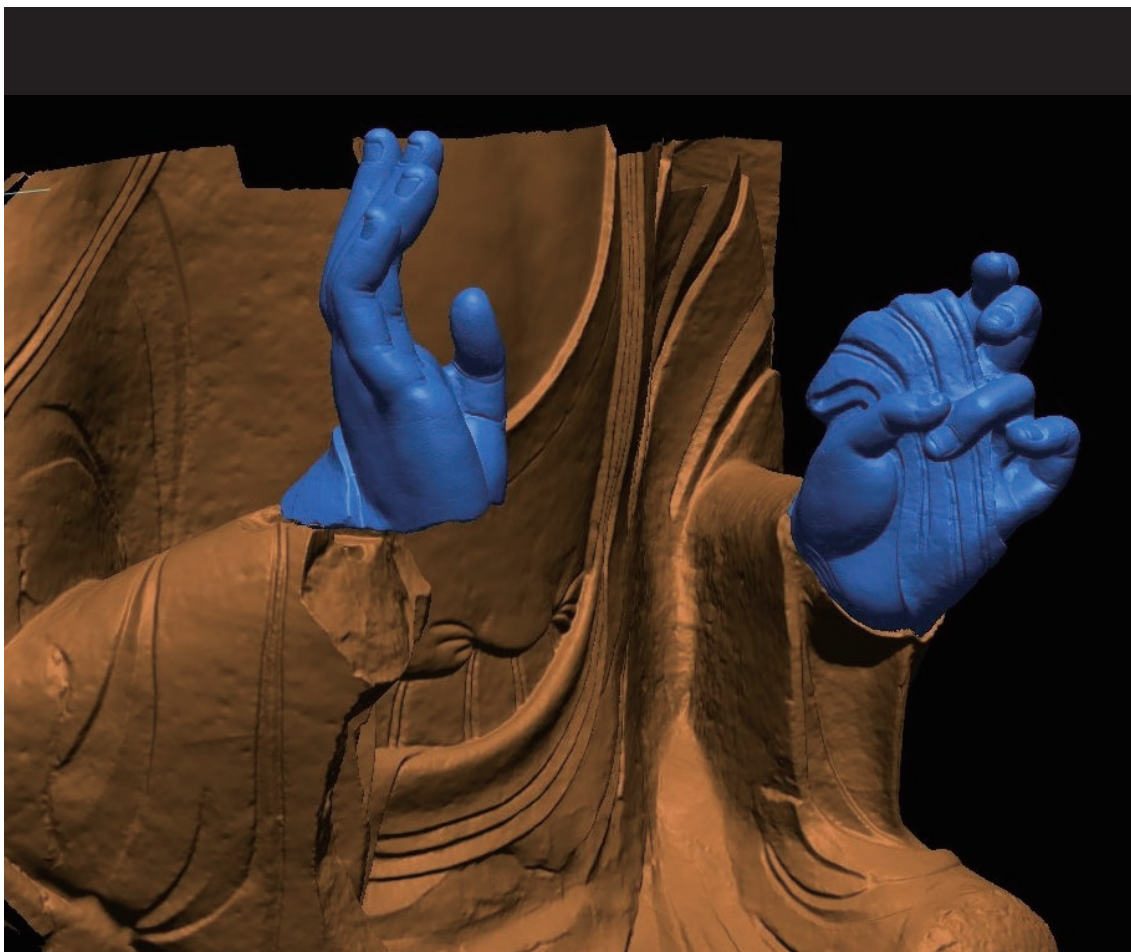


圖 7. 北響堂山石窟北洞中心柱南側彌勒佛像手部數字化復原 | 響堂山石窟項目 | 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中心



圖 6. 握持衣裾佛手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圖 5. 無畏印佛手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大都會美術館 | 作者自攝

北齊王朝（公元五五〇至五七七年）的統治者也在北響堂山雕鑿了巨大的佛教造像（蔣人和等，2010）。在二十世紀初，拍攝北響堂山宏偉北洞的最早照片顯示，許多雕塑的掠劫活動早已開始（常盤大定，卷3，頁89—91）。北洞中心柱三面的大龕中，供奉著巨大的坐佛，以及兩尊脅侍菩薩。早期照片顯示，位於中心柱南側的彌勒佛坐像，右手高舉作施無畏手印，左手握持袈裟末端。這尊雙手像現在分別收藏於美國的東西兩岸。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右手「圖5」，以及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左手「圖6」。

儘管體積極為巨大，但它們是用堅硬的石灰岩雕刻而成，對彎曲手指的柔和造型非常注重，像是指甲和角質層的細節處理。左手拇指、無名指和小指捻握衣袍末端，而其餘兩指上揚。在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中心為響堂山項目製作的數位渲染圖裡，顯示了佛手殘像的原始位置「圖7」。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中心現正致力於與響堂山石窟和龍門賓陽中洞等文化遺產地合作，利用數位技術進行虛擬復原。



圖 8. 中心柱主龕 | 中國 北齊天保時期 (550-559) | 北響堂山石窟中洞 | 作者自攝

北響堂山石窟的另一尊大型佛像，是位於中洞中心柱的主尊佛像，其右手平舉作施無畏印，左手施與願印 (varada mudra)。此手印的掌心朝外，手指向下垂放〔圖 8〕，代表能消除恐懼和實現願望。

這一組手印經常同時出現在中世紀時期為供養而製作的佛像上。佛陀端坐於佛龕深處的蓮花座上，兩側站著兩位弟子。菩薩的身形高大，身穿華麗的服裝，似乎在造像組合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已遭受嚴重損毀並經過大規模修補。



弟子

中洞基壇的菩薩身後，各有兩名身穿僧袍的弟子，分在佛陀坐像的兩側。兩尊造像的頭部現已佚失，佛陀右側弟子，很可能是阿難，雙手合十於胸前，這是結合掌印（*anjali mudra*），一種至今仍在使用的致敬手勢，代表著對他人的敬意和對聖者禮拜的象徵「圖9」。

佛陀身邊的侍者亦常以此形象呈現手部姿態。佛陀左手邊的弟子像可以辨識為摩訶迦葉尊者，也是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藏品中一件巨大雙手像的來源「圖10」。阿難與摩訶迦葉，一少一老，共同代表著佛陀的弟子與從人。



圖 9. 阿難立像 | 中國 北齊天保時期（550–559） | 北響堂山石窟中洞 | 作者自攝



圖 10. 迦葉立像 | 中國 北齊天保時期 (550-559) | 北響堂山石窟中洞 | 作者自攝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所藏的巨大雙手握持著一件圓柱形的盒子，左手承托底座，右手置於上方，手指輕放於頂部。

與前述北洞佛坐像的大手一樣，這些手也雕刻得極為精細，手指圓潤豐滿，袈裟的衣褶延伸到手腕位置，層次分明〔圖 11〕。

圓柱形的盒子可以辨識為裝有佛陀骨灰的舍利盒。響堂山石窟還有其他手持舍利盒的弟子立像，其中包括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一尊造像，據信來自於南響堂山石窟。



圖 11. 弟子雙手像 | 中國 北齊天保時期 (550-559)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圖 12. 持舍利函迦葉立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

此像形塑弟子手持圓柱狀盒子，眉頭皺起「圖 12」。他被視為摩訶迦葉，其形象通常是一位年長的僧侶，阿難則有著光潔年輕的面容。

摩訶迦葉是佛陀弟子中最受尊敬的一位，以嚴格的苦修和指導經典結集而聞名。據記載，佛陀涅槃後，由摩訶迦葉主持了第一次佛教結集，當時弟子們聚集在一起，開始編修佛陀所說諸經；而年輕的阿難記憶力極強，能默誦出佛陀的教法。



根據經典記載，摩訶迦葉十分擔憂佛陀的舍利或遺骨會變得過於分散和流失。由於佛陀入滅後，舍利被八個國家所瓜分。為了保存舍利，摩訶迦葉從各種來源收集了部分舍利。基於這些線索，他可以被認為是拿著舍利盒的弟子。然而，他也並不總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工匠們可能會於兩位脅侍的弟子像中，選擇刻畫其中一人持有舍利盒，或甚至兩人皆不持有舍利盒。

菩薩

菩薩 (Bodhisattva) 的手部表現，與中國中世紀早期的佛像一樣，都可以作施無畏印和施與願印。然而，菩薩更常被描繪成手中持拿物品。常見的持物是「蓮花」，它是最古老的佛教標誌之一，象徵著純潔和重生。

它從池塘底部的泥土中生長，但葉片和花朵依然完美無暇於水中顯露。蓮花在佛教藝術中無所不在，經常作為承托造像的基台或寶座。龍門賓陽中洞的巨大造像即站立於蓮花台座之上，石窟地面還雕有蓮花與波浪紋飾。



圖 13. 持蓮菩薩立像 | 中國 北魏 (386–534) | 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 出自 Friedrich Perzynsk 《Von Chinas Göttern: Reisen in China (神佛在中國：中國行記)》

菩薩常手持蓮花花苞或盛開的蓮花，北魏石窟中許多早期的菩薩立像都出現了蓮花花苞的圖像，這些立像常以佛陀脅侍的身分出現。

二十世紀初的歷史照片顯示，賓陽中洞現已受損的造像，當時的雙手仍完好無損「圖13」。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中，雕刻精美的持蓮菩薩手部殘像頗具規模，極可能來自如此宏大的石窟「圖14」。我們中心的研究團隊已經對這件手部殘像進行三維立體掃描，並且嘗試找出它原本的位置。

蓮花花苞也象徵往生佛教極樂世界的許諾，在中國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的描繪中，有許多童子轉生於寶池的蓮花花苞裡，這些重生的靈魂在蓮花盛開時從花中浮現。已知最早的西方淨土化生童子圖像，是南響堂山石窟第二窟的北齊石雕，此幅六世紀的浮雕現藏於華盛頓特區的史密森尼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

作為阿彌陀佛主要脅侍的觀世音菩薩，也以蓮花做為特定的圖像特徵。

慈山寺博物館收藏的一尊東魏武定元年（公元五四三年）大理石觀世音菩薩造像，右手即握持一朵碩大的帶莖蓮花（李玉珉，2019，目錄編號041）。

由於蓮花作為純潔和重生的象徵，亦可以作為供養之物。在《本生經》或敘述釋迦牟尼佛前世故事的圖像中，記載著名為善慧（Sumedha）的婆羅門向過去佛的燃燈佛，獻上蓮花作為供養。善慧還將自己的頭髮和身體鋪在泥濘的道路上，供燃燈佛及其弟子們行走。在進行此一供養的同時，他獲得了燃燈佛對他的授記，並預言未來將轉世為釋迦牟尼佛。



圖 14. 持蓮菩薩手像 | 中國 北魏 (386-534) | 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 | 作者自攝



圖 15. 彌勒菩薩坐像 | 犍陀羅 貴霜王 3 世紀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早期印度佛教藝術中，許多菩薩像手中常見的
 的另一件持物是淨瓶（kalasha）。它通常是一種
 頸部細長、可以用手指夾持的器物，例如慈山寺
 佛教藝術博物館雕刻精細的貴霜時期彌勒菩薩坐
 像「圖 15」。雖然造像有部分損壞，淨瓶和左手
 的局部已失，但淨瓶的輪廓依然清晰可辨。

身為未來佛的彌勒，在犍陀羅藝術中主要被
 描繪成菩薩形象，他是一位身著天衣、佩戴精美
 珠寶的高貴人物。隨著彌勒信仰的發展，以及多
 部詳細描述彌勒的經典流傳，在中國的彌勒普遍
 以菩薩和佛兩種樣貌出現。





圖 16. 持淨瓶菩薩立像 | 中國 北魏 (386–534) | 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 作者自攝

中國的菩薩圖像多描繪手持淨瓶的樣貌，尤常見於手臂垂於身體一側的菩薩立像，例如龍門賓陽中洞菩薩立像的右手表現〔圖 16〕。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的數件唐代銅鑲金菩薩也持有相似的淨瓶（李玉珉，2019，圖錄編號 051、053、054、055）。





淨瓶被認為是清淨且能夠賦予生命之水的容器，具有吉祥的寓意，也使用於供養的儀式之中。它似乎與觀世音菩薩尤其密切，杭州西湖區南高峰煙霞洞的入口處，有一尊北宋石刻觀世音菩薩立像，他左手拿淨瓶，呈現施予甘露水的樣貌；右手揚起，執持楊柳枝〔圖 17〕。



圖 17. 持淨瓶楊柳觀音菩薩立像 | 中國 北宋 (960-1127) | 杭州煙霞洞 | 作者自攝



圖 19. 北響堂山北洞中心柱菩薩與佛坐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出自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蹟評解》

菩薩持拿的另一件物品則有些神秘，尚未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在龍門、響堂山等北朝大型石窟中，我們可以看到它出現在菩薩身側，懸掛於指間，外觀形似小錢包，呈桃型。其形狀與造像和聖物周圍的光環相似，因此或許能假定它是具有神聖意義的物品。如收藏於大阪市立美術館的巨大手像所示，手中握拿桃型物，中指輕捻物品的上部「圖 18」。

這隻手應該是出自於北響堂山北洞的菩薩像，從中心柱北側的一張歷史照片顯示，菩薩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站在佛坐像的左側，並手持著相同的物品「圖 19」。



圖 18. 菩薩手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北響堂山石窟北洞 | 大阪市立美術館



龍門石窟蓮花洞一尊六世紀初的高大菩薩立像，左手也同樣持拿非常相似的物品。而造像的右手上舉，握著一件球狀物，上方還飾有向外發散的光環，應該是一顆發光的寶石或珍珠「圖20」。菩薩是已成就佛果，並爲了利益眾生而留住世間的聖者。



圖 20. 菩薩立像 | 中國 北魏 (386-534) | 龍門石窟蓮花洞 | 作者自攝



圖 21. 上層壁面的火焰寶珠浮雕 | 中國 北齊 (550–577) | 北響堂山石窟北洞 | 作者自攝

寶珠的象徵意義亦可從北響堂山北洞上層壁面浮雕——隨處可見的火焰寶珠圖像得到證實「圖 21」。佛教聖眾以及造訪石窟的遊人，都被這殊勝的寶珠所環繞，這些火焰寶珠裝飾於柱子的頂部，並刻畫於佛塔頂部寶瓶中所生的蓮花之上，再藉由早前繪製的色彩，映射出的耀眼光芒，而上層明窗射入石窟的光線亦令寶珠更顯明亮。

慈山寺高聳的觀音聖像，手中既握有象徵佛教智慧的寶珠，也持有淨瓶。



思惟菩薩

還有一類相當特別的菩薩手勢，來自於標誌性的思惟坐像，其獨特的姿態是舉起手，並以食指輕觸臉頰。菩薩呈半跏倚坐的姿態，一腳垂放於地面，另一腳疊放於大腿上，通常會將右腳踝置於左膝之上。菩薩軀幹略微前傾，右手肘抵靠右膝，抬起手以食指觸碰臉龐，好似若有所思。

此類姿態實源自佛傳圖，名為悉達多·喬達摩（Siddhartha Gautama）的釋迦牟尼佛，早年過著王宮貴族式的教養，有著免於遭受痛苦的生括情境，並刻意的避開了生死的痛苦現實。



圖 22. 半跏思惟菩薩坐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東京國立博物館

逐漸成長的覺察力，使得年輕的王子坐在樹下進入了長時間的思考。根據一種說法，樹枝爲他遮擋了陽光的熱度，即使烈日凌空下也能保持陰涼。

在經歷更多令人震驚的老、病、死後，釋迦牟尼決心離開他的王宮去尋找痛苦的根源。描繪年輕王子形象的思惟菩薩坐像，在六世紀的中國東魏和北齊特別受到歡迎。許多造像都是用稱爲白玉的優質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白玉產於河北定州地區，距離首都鄴城不遠。在供養的題記銘文中，這類坐像被描述爲「太子思惟像」、「思惟王像」、「白玉思惟像」或簡稱爲「太子」。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有兩尊大理石雕刻的思惟菩薩坐像，其中一尊是單純的思惟姿態，右手以食指觸摸臉頰，肩膀後方有巨大的圓形頭光。兩尊較小的弟子像站在菩薩身邊的長方形台座上。

題記表明該大理石造像可追溯到北齊武平二年（公元五七一年），由一位僧侶獻給已亡故父母（李玉珉，圖錄編號 043）。

更常見的是，刻畫思惟菩薩坐於樹下，例如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一個例子，其右手前臂和觸摸臉頰的手指已失，圓形頭光上的樹枝以鏤空方式雕刻而成。飄帶飛舞的飛天在樹梢前翱翔，承托著頂部童子的嬌小身影。

菩薩身旁有四尊脅侍，樹幹前面站著兩名弟子，兩側還有兩尊菩薩。兩名弟子中，面相比較年長的爲摩訶迦葉，雙手握持圓柱形的舍利盒（圖 22）。成組的人物置於長方形台座上，台座的正面中間有小神像承托的香爐，兩側各有一尊金剛力士和一隻獅子。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裡尚有一件類似的大理石造像，主尊爲跏趺倚坐的太子像，兩側有兩尊菩薩作爲脅侍，旁邊有盤龍纏繞於樹幹。





圖 23b. 半跏思惟菩薩坐像 (背面) | 中國 北齊 (550-577)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兩側蓮台上站立著六名脅侍人物，菩薩、弟子與緣覺 (pratyekabuddhas) 以成對方式出現，兩名供養人的小像站在長方形台座上。六位飛天出現在上方鏤空的樹枝間，手持花繩，共同承托頂部的坐佛。

樹梢上的葉子是單獨雕刻而成，由於它們較為脆弱，造像頂部的許多葉片早已折斷一圖 23 一。與其他例子一樣，台座的正面有兩尊金剛力士，中央香爐兩側是兩隻獅子。台座側面和背面的其他人物雕刻採用罕見的高浮雕，人物表面依然殘留著顏料和貼金的痕跡，底部甚至繪有幾何邊框圖案。



圖 23a. 半跏思惟菩薩坐像 (正面) | 中國 北齊 (550-577) |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上方鏤空的樹枝間，有飛天奉持頂部的佛塔。長方形台座的正面同樣雕有兩尊金剛力士和兩隻獅子，以及由兩名童子承托的香爐。背面刻有延伸至一側的銘文題記，記錄這件白色大理石思惟像創作於公元五五一年，其製作目的是希望一切眾生都能成佛。

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造像仍保有彩繪圖案和人物，這些人物很可能是供養人及其家屬。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所藏的第二件太子思惟像，帶有特別精彩的描繪，以思惟太子作為繁複構圖的主尊，並同樣使用大理石雕刻而成。



圖 24. 佛坐像（正面） | 中國 北齊（550-577） | 臨漳佛造像博物館 | 作者自攝

造像的背面也雕刻得十分細緻，包括菩薩的後背和頭光，以及樹上的多層葉片，都保留了色彩的痕跡。

許多大理石造像都以思惟太子為主要形象，同時也在造像的銘文題記中被廣泛提及。

造像的多樣性和現存題記內容的詳細記錄表明，這些造像是由佛教信眾大量委託製作，同時還有許多其他題材的造像，如觀世音菩薩、彌勒佛、釋迦牟尼佛等等。



在這一時期的大量造像作品中，人們還可以發現更多思惟像的變化形態。

近年在東魏與北齊故都鄴城附近出土的造像，被保存於河北臨漳佛造像博物館，包括下面所提及的例子。其中一件大理石造像，雕刻著坐在鏤空樹下的雙面繁複圖像。主尊為佛像，結跏趺坐於舟形身光之前（圖 24）。他的雙手作施無畏印和施與願印，身旁的蓮台上原有四名脅侍；如今只剩兩名弟子與一尊菩薩仍完好無損。



在佛像的台座前方有兩個較小的人物，部分已殘，似乎是禮敬的信眾，其中一人高舉著供養的物品。造像的長方形台座正面雕刻著兩隻獅子、兩位供養人像和由小神像承托著的香爐。佛像背光上方的樹前有飛天，奉持頂端的佛塔。

這尊造像的背後罕見的雕刻著太子思惟像，並置於多層次的樹葉下方「圖25」。伴隨他的是兩名脅侍立像，看起來是緣覺。



圖 25. 佛坐像（背面）半跏思惟菩薩像 | 中國 北齊（550-577）| 臨漳佛造像博物館 | 作者自攝



圖 26. 思惟太子浮雕殘像基座 | 中國 北齊 (550-577) | 臨漳佛造像博物館 | 作者自攝

其他太子思惟像的例子多以淺浮雕出現在佛像背面，但這件是以圓雕方式雕刻，其特徵與上述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的例子頗為相似。

此外，太子思惟像實與悉達多太子一生中的第二段插曲有關。當悉達多決定放棄王子身分，試圖尋求人生苦難的真相後，便於半夜秘密離開王宮。由於眾神的陪伴，使他的馬蹄聲安靜下來，以免吵醒其他人。直到出了王宮，王子向他的白馬告別，並脫下王冠和華服。

這一幕在過往所知的佛傳圖中並不常見，但近期在鄴城周圍出土的造像中，卻生動的描繪了這一場景。場景顯示，當悉達多在離開皇宮不久後，隨即靜坐思考新的命運旅程。他的白馬向他低頭致意，有時甚至輕舔他的腳部。

在此件作品中，場景左側身著官服的數名人物，可能是中國藝術裡關於五蘊題材的早期表現「圖 26」。



圖 27. 雙思惟菩薩坐像 | 中國 北齊 (550-577) | 臨漳佛造像博物館 | 作者自攝

此一時期，太子思惟像還能喚起信徒尋求佛教真理的決心和開悟的願望。在北朝時期，當這種形象類型大量出現時，許多造像的供養題記經常提到開悟乃至成佛的願望。未來必將成佛的太子形象，與這個理想緊密相連。一對並排而坐的思惟菩薩造像，則可能代表著與家人或社群中的其他成員，一同追求佛教開悟的信眾們。

在鄴城附近發現的一尊大理石造像，展示了一對並坐於樹下的思惟菩薩。沉思中的菩薩以鏡像方式呈現，一位舉起右手觸摸臉頰，而另一位則舉起左手（圖 27），身旁立有兩尊較小的菩薩像。他們上方的樹枝經過精心雕刻，頭光上有兩名禪定人像，以及飛翔於樹間的飛天，造像頂端還有著雙龍護持佛塔。與慈山寺的思惟菩薩龕像相比，兩者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這兩件作品的飛天皆手持綿長花繩，花繩還貼有金箔。

鏤雕技法的應用也特別廣泛，並沿著樹木的邊緣單獨雕刻出葉片的輪廓。

美國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一對於樹下思惟的大理石菩薩造像，其上方有兩尊小佛像（藏品編號 F1913.27）。它的銘文可追溯至公元五六五年，「（河）清四年二月八日曲陽縣城諸劉村邑人等敬造白玉像一區，上為師僧父母皇帝陛下七世先亡，後為邊地眾生俱時成佛」。〈蔣人和，2008，頁 156〉。

由於與未來成佛的願望契合，太子思惟像也與彌勒菩薩聯繫在一起，在韓國與日本，半跏思惟像的題材更被特別指認為彌勒菩薩。

結語

最後，感謝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邀請我撰寫此文，以表達對李嘉誠先生的敬意，並一同分享中國佛教造像研究中偉大藝術成就的發現。同時，在本領域的研究中，還需面對重要歷史文物流散和毀壞的沉痛現實。

作為東亞藝術中心的學者，我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學來研究受損和殘缺的作品。

通過對流散和殘損文物，以及歷史遺跡的廣泛研究和數位化記錄，使東亞藝術中心能重建佛教雕塑和建築構件，並在地理、空間及宗教實踐和信仰文化中重新定位它們。

此外，也藉由早期對響堂山和天龍山石窟的資助項目，使我們促成一項更為龐大的倡議，即「海外流散中國藝術數位化工程」。在這項計劃中，東亞藝術中心正在擴大合作範圍，以建立中國文化遺產地與全球博物館之間的橋梁。作為國際合作項目的一部分，我們很高興將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與其他許多收藏中國重要文化和宗教文物的機構納入其中，並期待未來進一步合作。



Buswell, R.E. Jr. and Lopez, Donald S. Jr.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Lee, Yu-Min. 萬古一澄 Aeonian Illumination: An Iconic Journey of Buddhist Art in Asia. Hong Kong: Tsz Shan Monastery Buddhist Art Museum, 2019.

Li Li'an and Cui Feng 李利安、崔峰. Nanbeichao fojiao biannian 南北朝佛教編年史. Xi'an: Sanchin chubanshe 西安：三秦出版社.

McNair, Amy. The Donors of Longmen: Faith, Politics, and Patronage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erzynski, Friedrich. Von Chinas Göttern—Reisen in China. Munich, 1920.

Strong, John S. Relics of the Buddh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Tokiwa Daijō 常盤大定. Shina Bukkyō Shiseki: Hyōkai 支那佛教史蹟評解. Tokyo: Bukkyō Shiseki Kenkyūkai, 1924-31.

Tsiang, Katherine R. "Resolve to Become a Buddha (Chengfo): Changing Aspirations and Imagery in Six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Early Medieval China, v. 13-14.2 (2008), 115-169.

_____, et al. Echoes of the Past: 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Xiangtangshan. Chicago: David and Alfred Smart Museum of Art, 2010.

See, als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ject websites: Dispersed Chinese Art Digitization Project (bilingual), <https://caea.lib.uchicago.edu/dcadp/en/>.

Longmen Binyang Central Cave Digital Restoration (bilingual), <https://caea.lib.uchicago.edu/dcadp/en/longmenbcc/>.

Xiangtangshan Caves Project, <https://xts.uchicago.edu/>.

銘謝

慈山寺由李嘉誠先生發心興建。截至二〇二五年，李先生已透過李嘉誠基金會捐贈達三十五億港元，以支持寺院的土地購置、建設資金，以及經常費用。有賴各界人士、團體與慈山寺義工團鼎力支持，整個慈山寺興建計劃自二〇〇三年起，歷逾十年，終告圓滿落成，成為一所以漢傳佛教為本，致力發揚觀音菩薩慈悲、智慧與承擔之精神的清幽道場，成就護持正法之功，利益保育文化之業，謹此銘謝。

慈山寺團隊

住持 釋法證

僧團

秘書長 倪偲瀚

副秘書長 劉鳳坪

秘書處同事

義工團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倪偲瀚

責任編輯 劉鳳坪

顧問主編 郝廣才

撰稿 倪偲瀚 陳劍煌

何培斌 蔣人和

統籌 黃錦源 陶培康

鳴謝

陳輝虹

出版 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imited

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設計製作 格林文化

攝影 Kin Chan Coedel

慈山寺圖庫

版次 二〇二五年七月初版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76999-0-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